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

《解释歌义》研究

孙伯君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本 课 题 获 国 家 民 族 事 务 委 员 会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专项资助

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

孙伯君　著

甘 肃 文 化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 / 孙伯君著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 11
ISBN 7—80608—962—4

Ⅰ. 黑... Ⅱ. 孙... Ⅲ. ①等韵学—研究②解释歌义—研究 Ⅳ. H113.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65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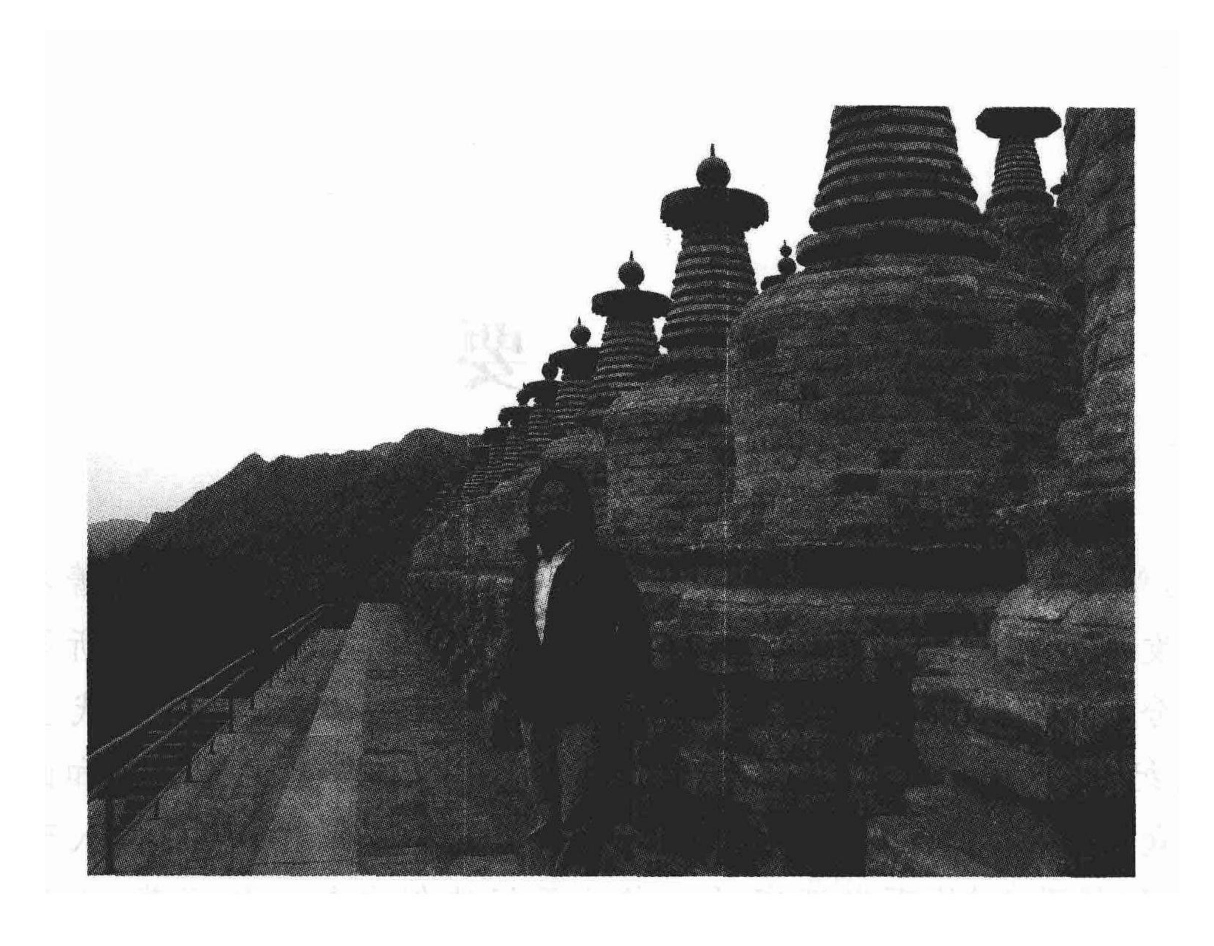
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

孙伯君 著

责任编辑/车满宝
封面设计/易　生
责任校对/王天芹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8454246
印　　刷/甘肃地质印刷厂
厂　　址/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 357 号
邮政编码/730060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179 千
印　　张/7. 75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7—80608—962—4
定　　价/18. 00 元



作者简介：

孙伯君，河北省秦皇岛人，1966年3月出生。1984年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8年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同年分配至沈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主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汉语音韵学”等。1995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2000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聂鸿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宋元史籍中的女真语研究》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一等奖。2003年博士毕业后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女真、契丹、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古文献整理，藏语语音学等。正在主持和参加的课题有“国外早期西夏学史”、“女真文碑铭汇释”、“契丹语研究”（聂鸿音主持）、“中国少数民族字符集”（黄行主持）、“中国的语言接触研究”（周庆生主持）等社科院、民族所重点及教育部重点课题。

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女真译语〉中的遇摄三等字》（《民族语文》2001年4期），《苏轼〈富郑公神道碑〉的西夏译文》（《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4期），《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民族语文》2003年3期），《辽金官制与契丹语》（《民族研究》2004年1期），《宋元史籍中女真语的标音》（《民族语文》2004年4期），等等。已出版的专著有《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

提　　要

《解释歌义》是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西夏黑水城遗址一座著名的塔中发现的一大批图书中的一种，现藏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一部关于汉语等韵门法的著作。据考证，写本年代当在12世纪～13世纪初期，作者联系金代等韵学空前繁荣的大背景和此书中的众多线索，推测《解释歌义》是由金朝女真人撰作，然后传入西夏的。《解释歌义》的面世证实了韵书关于门法创自智公的记载，为我们解决了等韵门法创始人是智邦这一音韵学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它的主体部分——王忍公等韵门法歌诀，据作者考证，很可能就是《郡斋读书志》记载的王宗彦《四声等第图》。歌诀部分归纳了等韵各个门法的具体内容，蕴涵了元明等韵门法的主要形式，其详细程度可以说没有哪一部现存韵书可与之相比。其中对智邦《指玄论》的吟咏，在客观上保存了等韵门法的源头经典之作《指玄论》的内容，为我们了解早期等韵门法及等韵学上的相关概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无名氏的注释以“义曰”形式与王忍公歌诀隔开，是现存关于《切韵指玄论》和《四声等第图》的惟一注本。

本书作者倾多年心力，潜心研究《解释歌义》。内容涉及此书的成书年代、歌诀作者的考证、等韵概念的解释、歌诀所蕴涵的反切体例的注释和说明、与《广韵》反切之比较等诸多方面。

序

研究一门学问一定要从它的源头讲起，所以古代汉语专业的著作在谈到四声时不会不提沈约，在谈到韵书时不会不提陆法言，在谈到字母时不会不提守温。可是，如果问及等韵门法的始创人是谁，恐怕就要哑场。事实上，人们对此掌握的史料只有宋代《四声等子》中的一句话："关键(门法)之设肇自智公。"不过遗憾的是，人们不但至今没有见过这位智公的著作，甚至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何许人。在这种情况下，西夏抄本《解释歌义》的发现意外地为解决音韵学史上的这个悬案带来了曙光，而这也就是孙伯君这本研究著作的首要意义所在。众所周知，当初学界也仅仅是从史书中见到过"守温"这个名字，此外再没有其他资料，只是一个世纪前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抄本"守温韵学残卷"之后，文献上的零星记载才得到了决定性的验证。由此看来，西夏本《解释歌义》的价值亦当不在敦煌本"守温韵学残卷"之下。

《解释歌义》原书于 1909 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 A6。这是一种纸幅很小的"巾箱本"，现存仅为后半部分，且卷尾也已残佚。全书存 40 叶，有 7800 余字，由于抄写时的漫不经心，书中的讹误衍夺不在少数，估计抄写者甚至原作者的文化程度都不很高。书的现存部分未见撰者或抄写者题款，仅在首叶题有书名"解释歌义壹畚"，其中"畚"显然当是"本"字。正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自称为"颂"，多是等韵门法的歌诀；另一部分自称为"义"，是对"颂"的逐句解释。全书现存部分有"颂"13 首，依唇、舌、牙、齿、喉五音顺序排列，为原书的第七门至第十一门。

书中多次提到智邦的《指玄论》一书，看来《指玄论》本来是原书的主体，可惜已经全部亡佚。现在我们从王忍公的"颂"和无名氏的解义推测，《指玄论》一书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等韵图，另一部分是智公对忍公所问等韵门法的回答。等韵图编的比较简略，也许所谓"以重轻四等列之一十六韵"就是列成 16 幅等韵图表的意思。智公初编的等韵图只用平声以赅摄上、去二声，并没有入声一类，现图中的入声八图 64 字(含空位)是忍公补进去的。这就是说，《指玄论》是由智邦初编、王忍公增补的一部等韵学著作。

著名的宋代等韵图《四声等子》在序言中又把等韵门法称为"关键",并指出"关键之设肇自智公"。音韵学界长期以来不知道这位始创等韵门法的"智公"是谁,而现在我们凭黑水城出土的《解释歌义》已经可以大致相信,这位智公应该就是《指玄论》的作者智邦。至于《指玄论》一书,则可以联系到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二》里著录的那种三卷本《切韵指元论》。郑樵没有写出这部书的作者姓名,如果考虑到宋人常为避皇帝祖讳而改"玄"为"元"的事例,现在我们似可相信它就是智邦和王忍公所作,换言之,《解释歌义》中说的《指玄论》和《通志》著录的《切韵指元论》很有可能是同一种书。

《解释歌义》的现存部分没有明确写出它和《指玄论》的编撰年代,我们目前只能根据书中透露的线索来进行一些推测。比较引人注目的线索是"自古难明今义出"一句的解义,其中明引《指玄论》说:"自唐以来,未见其义所出,斯论其哉美矣。"(末三字疑当做"美矣哉")这里既然把"自古"解成"自唐以来",那么我们当可据此断言《指玄论》编撰时间的上限是唐王朝灭亡的公元 907 年,也就是说,《指玄论》应该是五代或宋时的作品。至于《指玄论》和《解释歌义》编撰的时间下限,我们可以通过其分韵和反切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从分韵上看,可以发现《指玄论》采用了一种极为罕见的韵类格局,"前三韵上分帮体"和"后一音中立奉形"两句的解义都说到《指玄论》收录"平声五十九韵,并上去入声共有二百七韵","入韵八行王氏括"句的解义又说到该书的入声有 35 韵,这样算来,《指玄论》的韵类就应是平声 59、上声加去声 113、入声 35,这与《广韵》平声 57、上声加去声 115、入声 34 的韵类格局差别颇大。《解释歌义》没有提供各韵的名目,所以人们还无法确定《指玄论》比《广韵》多出的韵和减少的韵究竟是什么,但尽管如此,我们毕竟可以相信智邦和王忍公在编撰《指玄论》的时候一定是参照了《广韵》之前的另一部韵书,而并没有见到《大宋重修广韵》,否则他们是不会置政府颁布的标准韵书于不顾而另搞一套的。

其次从反切上看,可以发现《解释歌义》用以说明门法的反切例子并非引自《广韵》。在这部书的全部 72 例反切里,有 26 例是和《广韵》不同的,除去一些明显的误字以外,其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反切上字和被切字不同等列,如德山切譠(《广韵》陟山切)、丁醨切知(《广韵》陟离切)、得章切张(《广韵》陟良切)、女沟切羺(《广韵》奴沟切)、澄丁切庭(《广韵》特丁切)、娘尊切黁(《广韵》奴昆切)、驰草切道(《广韵》徒皓切)、居梢切交(《广韵》古肴切)。这种现象在等韵学上习惯称为"类隔切",被认为是早期韵书反切的典型特征之一,在此它证明了《解释歌义》编撰的

时间下限是《广韵》问世的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结合以上线索我们可以相信,《指玄论》和《解释歌义》当写成于公元10世纪间。

《解释歌义》撰成之后的流传情况自然无法估计,但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个本子却可以使人大致想定它当是西夏人所抄,这不但因为与它同时出土的大量黑水城资料都是12～13世纪的西夏文献,而且因为这个抄本本身也显示了一点非中原抄本的特征。首先,12世纪间的宋朝人在写书时大都避讳"玄"字,或者缺其末笔,或者索性改"玄"为"元",但《解释歌义》通篇不见这类讳例。其次,书中在解释王忍公的姓名时说:"王氏者,其人姓王,名氏,字忍公。"其中的"名"字应该是抄写者妄增,以"氏"为名绝然不合汉人习惯,这在中原地区是常识,但在世居西北的西夏番人之间却不然。事实上,不但是平民百姓,即使是西夏的高级番人知识分子有时也弄不清汉人名字的结构,例如在西夏乾祐十二年(1183年)政府刻字司刻印的西夏译本《类林》里,就屡屡出现称诸葛亮为"葛亮"、称申屠刚为"屠刚"之类错误。

一般认为,在《韵镜》、《通志·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等宋代韵图的文字说明部分中已见等韵门法的雏形,这些以指导反切拼读为目的的等韵门法集大成于元代刘鉴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和明代真空的《直指玉钥匙门法》,但事实上早在公元10世纪的《解释歌义》便已展现了绝大多数等韵门法的端倪。通过孙伯君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解释歌义》中不但出现了后代绝大多数等韵门法的内容,而且还直接出现了不少门法的名目。尽管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智邦在《指玄论》里是否已经把这些门法分门别类地列了出来,但是《解释歌义》对此类问题的论述竟然如此明确,如此具有系统性,这实在使我们不能不相信《指玄论》和《解释歌义》就是元明等韵门法著作的直接或间接的源头。当代的音韵学著作往往认为等韵门法最早出现于南宋,后来又有刘鉴和真空的发明,这在现在看来恐怕是不对的。

众所周知,早期从事等韵学研究的都是佛教僧侣和一些民间小知识分子,这些人有不少连名字都没有保存下来,因此他们的著作也不会流行得很广。现存包括《解释歌义》在内的等韵学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解释韵图归字或指导拼读反切的"歌诀",这些歌诀的内容大致一样,但具体文字则颇有差别,这似乎表明各位作者在自撰歌诀的时候并未参考前代的现成著作,而仅仅是总结了民间流行的一些拼读反切的窍门。或者可以说,门法歌诀有些像现代小学语文教师为帮助学生识字而自编的一些熟语,例如说"告"字是"一口咬掉牛尾巴"之类。这些熟语作为某种权宜的教学辅助手段自然是有效的,但是它们却往往与语文科学本身不

符，因此难免被专家学者看成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事实上，从古到今的中国学者对等韵门法的评价也充满了同样的矛盾——一部分学者强调它在初等教学中的实用性，认为这是受人欢迎的等韵典要；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它在专业理论上的非科学性，认为这是误人子弟的妄生枝节。我们暂不必对等韵门法做出总体性的价值评判，这里仅提请汉语音韵学界注意以下两个事实，以利将来的讨论。第一，《解释歌义》中不止一次地指责前代韵书的编者"暗昧"、"不达政理"，同时声明作者制作韵图和门法歌诀是对前人错误的匡正，这显然是由于智邦和王忍公不懂得古音不同于今音的道理，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尽管我们可以考虑到时代的局限而不必就此责难作者，但这一事实毕竟证明了门法歌诀从产生伊始就建立在了错误的理论之上。第二，《指玄论》的作者智邦和既是《指玄论》的作者又是《解释歌义》中"颂"的作者的王忍公是同时代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还十分密切，这显然说明，即使是在最早期阶段，等韵图和门法也是同时产生的。现在有一派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门法的出现是在韵图的编纂之后，例如李新魁在《汉语等韵学》一书中说："韵图既成，法有未善，后人为例以明之，为读韵图者之一助。"现在看来，李先生的这种说法似应再加考虑。打一个也许并不太恰当的比方——作为"现代等韵图"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图表之后不是也要同时附上几条说明么？

应当承认，我读《解释歌义》时所花的功夫远远不能和孙伯君相比，惟一值得夸耀的仅仅是我在俄国亲自翻阅过这本书的原件，手上沾过一点八百年前的尘土而已。所以，以上谈的只是不成系统的个人看法，其中还有个别地方和孙伯君的意见相左，然而我相信，在读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著作之后，读者从中一定能体会到早期等韵学的真谛，也一定能体会到作者对于这门濒临绝迹的学问的痴情。

聂鸿音

2003 年 10 月 26

目　　录

导 论

等韵学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古音学和今音学相比，等韵学更重视用图表的形式分析汉语语音，按等区别不同的韵类甚至声类。而通过各种门法解释古代反切原理也是等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等韵学又被称为“反切之学”。关于等韵学与古音学、今音学的区别，清末劳乃宣《等韵一得》概括说：“有古韵之学，探源六经，旁征诸子，下及屈宋，以考唐虞三代秦汉之音是也。有今韵之学，以沈陆为宗，以《广韵》《集韵》为本，证以诸名家之诗与有韵之文，以考六朝以来唐宋之音是也。有等韵之学，辨字母之重轻轻浊，别韵摄之开合正副，按等寻呼，据音定切，以考人声自然之音是也。”劳乃宣对等韵学所下的定义实际概括了这门学问研究的具体内容，即制作韵图分别声类、韵类，包括声母的发音部位、清浊，韵母的等呼开合；制定反切门法，根据古反切拼切时音等。

等韵学的历史非常悠久，萌芽于唐以前，形成于唐五代之际，宋代蔚为大观，此后元明清时期又有所阐发。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把整个等韵学史分为两大阶段：“唐、宋、元时期为前期，可称为古代等韵学或者叫中古等韵学；明清至民国期间为后期，可称为近代等韵学或者叫近古等韵学。”① 等韵学的产生是以韵图的出现为标志的，等韵图的制作当是受悉昙章的启发，悉昙章是梵语元音和辅音展转相拼的音节表，随着佛教传入我国。因韵图是韵书的辅助读物，按韵书的反切分图列字，所以一般认为韵书出现后才有韵图。据目前所知，最早的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韵图的出现当在此之后。据郑樵《通志·校雠略》第一记载：“《内外转归字图》、《内外转钤指归图》、《切韵枢》之类，无不见于《韵海镜源》。”《韵海镜源》是唐代颜真卿编纂的一部总集，由此可推论韵图在唐代已经出现。现存最早

---

①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5 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的等韵图是张麟之所刊表的《韵镜》,《韵镜》的作者已无从考证,有人认为作于唐朝,有人认为作于宋朝。较早的韵图还有郑樵《通志・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等。

由于韵图按韵书的反切分图列字,所以大凡韵图都要论及反切拼合原理,传统上把古人制定的使用韵图拼合反切的法则、条例称为等韵门法。等韵门法一般认为肇端于宋人张麟之,后来有《四声等子》后的文字说明,集大成于元代刘鉴《切韵指南》和明释真空的《直指玉钥匙门法》。李新魁《汉语等韵学》第 130 页:"门法之产生,可以说是由宋人张麟之启其端,后代续有继作,至明代真空和尚手中而臻于完备。"但从现存资料看,门法的产生要早于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有一段话讲到等韵门法,[①]曰:

> 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切须归本母,韵须归本等。切归本母,谓之"音和",如"德红"为"东"之类,"德"与"东"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轻中轻。本等声类泛入别等,谓之"类隔"。虽隔等须以其类,谓唇与唇类,齿与齿类,如"武延"为"绵","符兵"为"平"之类是也。韵归本等,如"冬"与"东",字母皆属"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声,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韵也,以其归"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声;"东"字乃"端"字中第三等声,故"德红"切,"红"字第三等韵也,以其归"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声。又有互用借声,类例颇多。大都自沈约为四声,音韵愈密。然梵学则有华、竺之异,南渡之后又杂以吴音,故音韵庞駮,师法多门。

这段话尽管讲得非常笼统,但却讲到了反切自沈约以后开始繁复,让我们推想门法产生的必要条件乃反切与时音不合,启等韵门法之端者肯定要早于宋人。关于等韵门法的创始人,《四声等子》序言也有一段记载:[②]

① 沈括著,刘尚荣校点:《梦溪笔谈》(新世纪万有文库本),85～86 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本文引用时标点有所改动。

② 《四声全形等子》,见《四库全书》,第 238 册。

> 切详夫方殊南北声皆本于喉舌，域异竺夏谈岂离于唇齿？由是《切韵》之作，始乎陆氏，关键之设，肇自智公。传芳著述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致使玄关有异，妙旨不同。其指玄之论，以三十六字母约三百八十四声，别为二十图，画为四类，审四声开阖以权其轻重，辨七音清浊以明其虚实。极六律之变，分八转之异，递用则名和音，徒红切东字；傍求则名类隔，补微切非字；同归一母则为双声，和会切会字；同出一韵则为叠韵，商量切商字；同韵而分两切者谓之凭切，求人切神字，丞真切唇字；同音而分两韵者谓之凭韵，巨宜切其字，巨邪切祁字；无字则点窠以足之谓之寄声；韵缺则引邻韵以寓之谓之寄韵。按图以索，二百六韵之字虽有音无字者，犹且声随口出，而况有音有字者乎？遂得吴楚之轻清就声而不滥，燕赵之重浊尅体而绝疑，而不失于大中至正之道，可谓尽善尽美矣。

这段文字所说的“关键”即指等韵门法，指出智公是等韵门法的创始人，曾著有《指玄论》，而且《指玄论》已具有许多门法的名目和体例。可见启门法之端者也不是张麟之，而是智公。现存论及门法的韵书如《四声等子》有门法十一：音和、类隔、窠切、振救、正音凭切、互用门凭切、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母寄韵、双声、叠韵等；《切韵指掌图》有门法九：凭韵、内外转、往来、双声、叠韵、广通、侷狭、类隔、音和等；《切韵指南》有门法十三：音和、类隔、窠切、轻重交互、振救、正音凭切、“精”“照”互用、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寄凭切、通广、侷狭、内外等；真空《直指玉钥匙》有门法二十：音和、类隔、窠切、轻重交互、振救、正音凭切、“精”“照”互用、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寄凭切、通广、侷狭、内外、“麻”韵不定、前三后一、“精”“照”寄正音和、就形、创立音和、开合、通广侷狭等。以上门法，真空的二十门法名目最多，但与刘鉴的十三门法相比，只是在刘鉴基础上把一些声类单立出来。由于除了《四声等子》，其他韵书再无关于智公及其《指玄论》的更为详细的记载，人们也无从知道《指玄论》共分多少种门法，所以学界一般认为门法集大成于元代刘鉴。

《解释歌义》是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的一部汉语等韵门法著作。据考证，写本年代当在12～13世纪初期，我们联系金代等韵学空前繁荣的大背景和此书中的众多线索，推测《解释歌义》是由金朝女真人撰作，然后传入西夏的。《解释歌义》的面世，证实了韵书关于门法创自智公的记载，为我们解决了等韵门法创始人是智邦这一音韵学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解释歌义》正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自称为“颂”，为等韵门法的歌诀，作者为王忍公，据我们考证，这些歌诀很可能就是《郡斋读书志》所记载的王宗彦《四声等第图》的一部分。尽管现存部分从“唇音切字第七门”开始，前面对智邦《指玄论》的注释、补充及韵图部分已经残掉，但歌诀所阐发的门法体例是相当完整的，蕴涵了元明等韵门法的主要形式，其详细程度可以说没有哪一部现存韵书可与之相比。而且王忍公的著作还不单纯是几组歌诀，部分内容是对智邦《指玄论》所涉及门法的归纳和吟咏，这就在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了等韵经典《指玄论》的内容，为我们了解早期等韵门法及等韵学上的相关概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解释歌义》另一部分以“义曰”形式与歌诀隔开，是对“颂”的逐句注释，其作者已无从考证，是现存关于《切韵指玄论》和《四声等第图》的惟一详细注本。

通过把《解释歌义》与《切韵指南》、《四声等子》等韵书中所载等韵门法进行对比，我们基本可以确认《指玄论》是现存等韵门法的源头，《切韵指南》中被称为门法主干的13门法的体例和名目已经出现在《指玄论》中。可以说，《解释歌义》的重新面世，为我们澄清了许多关于等韵门法的模糊概念，把等韵门法创立的时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实为音韵学界的一大幸事。

一 《解释歌义》概述

《解释歌义》是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的一部汉语等韵门法著作。据考证，是我国现存最早也是最详细的等韵门法著作之一。① 1909 年，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Kozlov)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黑水城遗址的一座“著名的塔”中发现了一大批图书，其中除了包括迄今世界上最多的西夏文书籍外，还有大量的汉文文献，《解释歌义》就是其中的一部。此书今藏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为 A6。原书的纸幅很小，为“巾箱本”，共存 40 叶，现存为全书的后半部分，且卷尾有残佚。此书未见撰者和抄写者题款，仅在首叶题写书名“解释歌义壹畚”，“畚”显然为“本”字通假。原文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颂”，作者是王忍公，他有感于拼读韵书反切门法的创立者智邦所作《指玄论》，而用歌诀形式对其进行了阐释。阐释部分针对唇舌牙齿喉五音而作，分别就五音中所涉及的音和、类隔等门法做了概括，计有 92 句；阐释之后有颂赞，进一步表明了王忍公对等韵门法的批评和理解，原文有残佚，颂赞只存 14 句。另一部分被称为“义”，是无名氏对王忍公“颂”的疏解，通俗易懂，近于白话。这部分所涉及内容非常广泛，除了能帮助我们理解“颂”，从而正确拼读韵书反切外，还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智邦和王忍公的情况。

1914 年，伯希和首次向学界系统报道了黑水城出土文献，但并未提及《解释歌义》，② 1984 年，俄罗斯西夏语文学者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在《黑城出土汉

---

① 聂鸿音:《黑水城抄本〈解释歌义〉和早期等韵门法》，载《宁夏大学学报》，1997(4)。

② P. Pelliot, Les documents chinois trouves par la mission Kozlov a Khara—khoto, *Journal Asiatique*, série23, Mai—Juin, 1914, pp. 503～518.

文遗书叙录》中首次对这个写本做了详细著录,[①] 叙录内容不仅包括此书的版式、装帧、纸色和内容,还包括许多书写在此书纸背上的有关文字信息。尤为可贵的是通过纸上的红墨痕迹,孟列夫大胆推测了此书的抄写年代在12世纪下半期。1993年,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合作整理出版俄国黑水城特藏,此书编入《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卷,第140～160页,于1996年出版。由于原件很难看到,公开发表的照片又很难反映纸色、装帧和纸背的情况,现把孟列夫在《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227页对此书所做的描述转录如下:

> 282(原藏录号 A6)
>
> 《解释歌义壹畚》解释韵书结构的诗注。诗歌是七言,押韵。诗注被标上"义曰"二字。各篇的标题是:《舌音切字第八门》、《舌上音切字》、《牙音切字第九门》、《齿音切字第十门》、《正齿音切字例颂》、《喉音切字第十一门》、《七言四韵颂》、《七言四韵歌奥》。写本,小册子,把较薄的几叠用蓝粗线缝在一起,共五叠,每叠八个双页,最后一叠是开头的两页。字面一页向里,一页向外,轮流交错,第二至四叠末尾左上角有该叠的数码。面幅8×11厘米,栏面6.5×8.5厘米,栏线和界格用尖木笔画出,有些地方被画透纸面。面7行,行11—13字,有改写。纸色灰。小楷字体,有首题。首页上加贴了封皮,封皮上有外题字(半行)和重复写了两次的大字"尚面文",其上有红墨痕迹。(12世纪下半期的。)
>
> 从"帮非互用稍难明 义曰帮"到"楚侯别玉人 门非[莳兰莫]□"。所有书页的背面均有写下的笔记,字体拙劣,大小不一,其中有下列文字:
>
> 一 第2面,"五供养",第12面上也有。
>
> 二 第3面,"七宝供养"。

① 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三 第4—10面，一连串的经文，总标题是《维捺》，小标题是《么诃维捺》、《曷西谛葛维捺》、《六难(?)葛维捺》、《葛谛维捺》。

四 第11面，“命皮吟”。

五 第13—17面，《大乘起信论》。有首题，指出“马鸣菩萨造”，“真谛三藏译”，往下是正文的开头部分。

六 第19—35面。《究竟一乘圆通心要》，指明是“通理大师集”。第56—57面上也有此文(开头部分)。

七 第45—48面。文据：“五月廿一日众僧印文山上”，列举的人名有：暘智(惠)、(刘坐)禅、高善惠、李道源、暘善请、手善从、赵惠深、刘善行、贺善谛、不议成、提点师父、小师父、曹法成、讹善得、部(?)法咏、杜宝。

八 第51—55面，五句四言诗和《观自在菩萨颂》。

九 第64面，有人名陈善戒。

下剩各面的背面是习字，第42面上是一行西藏文草书，第44面上是一幅图画。

国内较早对《解释歌义》进行研究的学者有业师聂鸿音先生，他撰文对《解释歌义》做了全面探讨。首先根据此书的几则解义考证出始创等韵门法的“智公”为智邦，解决了这一音韵学界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并指出《解释歌义》所说的智邦《指玄论》即郑樵《通志·艺文略二》所著录的《切韵指元论》；其次通过对书中提供的韵类格局等线索的分析，推测出《指玄论》和《解释歌义》的编撰年代；最后对书中的等韵门法做了初步归纳和分析。[①]

俄藏《解释歌义》写本的抄写年代当在12～13世纪初期，这从黑水城出土的大量文献的刊刻时间可以想定。在俄藏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献中，共有四件韵书，除《解释歌义》之外，比较重要的两件是宋刻《广韵》残本和几张无题的韵书残

① 聂鸿音：《黑水城抄本〈解释歌义〉和早期等韵门法》，载《宁夏大学学报》，1997(4)。

页，[1] 前者孟列夫在《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中推定为 12 世纪 30 年代杭州刻印的宋本《广韵》，聂鸿音先生在《俄藏宋刻〈广韵〉残本述略》一文中则认为是仁宗至钦宗时代(1024—1127)的北宋刻本，是现存《广韵》刻本中年代最早的一种；[2] 后者孟列夫指出其性质接近毛晃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和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并猜测其为南宋本，刊刻时间在 1252 年前后，聂鸿音先生《西夏黑水城出土韵书残页考》一文认为是"平水韵"一系韵书中现存最早的一种。[3] 尽管对两部韵书的刊刻时间还有争议，但对于这些书传入西夏的时间，学界的意见是一致的，即认为当在 12 世纪 30 年代或稍晚一些，其中比较强有力的佐证是同时出土的西夏韵书《文海》有些页面利用了 1124 年至 1131 年间宋代官府文书的纸背。

据韵书记载，金代前期有韩孝彦、校将元曾为《指玄论》作注，而且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韩道昭《五音集韵》序云："复至泰和戊辰，有吾弟字伯晖，乃先叔之次子也。先叔者，讳孝彦字允中，况于韵篇之中最为得意，注疏《指玄之论》，撰集《澄鉴之图》，述《门法满庭芳词》，作《切韵指迷之颂》，镂板通行，其名远矣。"又韩孝彦《四声篇海》序云："复至明昌丙辰，有真定校将元注《指玄》，韩公孝彦字允中，著其古法，未尽其理，特将己见，创立门庭，改《玉篇》归于五音，逐三十六母之中取字，最为绝妙。此法新行，惊动儒众。自古迄今，无少加于斯法者也。"按泰和戊辰，为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为《五音集韵》的成书时间；明昌丙辰，为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是《四声篇海》的成书时间，韩孝彦为《指玄论》作注应该在此前后。而校将元注《指玄》当早于这个时间。对校将元其人，史书无载。据此，我们尽管不敢肯定《解释歌义》就是真定校将元的注本，但黑水城发现的宋代官府文书所记录的 1124 年至 1131 年间正是金代音韵学获得空前发展，等韵学成为显学的时间。而且从以上记述可知，这一期间金代学界曾经盛行为《指玄论》作注。忌浮在《〈五音

---

① 此外还有一部字书的语音表，孟列夫推测其为 14 世纪中期的元版本，参看《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228 页。

② 聂鸿音：《西夏黑水城出土韵书残页考》，见宋德金等编《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③ 聂鸿音：《俄藏宋刻〈广韵〉残本述略》，载《中国语文》，1998(2)。

集韵〉与等韵学》一文中曾注意过等韵学在金代的繁荣：[①]

> 辽金两代，特别是金代，语言学研究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像荆璞、王与秘、韩孝彦、韩道昭、张道忠、王文郁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出现了《五音集韵》、《改并五音集韵》、《篇海》、《五音篇》、《改编五音类聚四声篇》、《切韵指玄论注》、《切韵满庭芳》、《切韵指迷颂》、《切韵澄鉴图》、《四声等子》、《新刊韵略》(即“平水韵”)等优秀著作。金代语言学研究对后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单就等韵学而言，元明等韵学家如刘鉴、戒璿、真空等人发扬光大的是韩氏父子的学说，金元明三代，一脉相承。

金代编定的韵书可谓蔚为大观，我们甚至可以说等韵学在金代的繁荣程度不亚于宋代，可惜目前金代的韵学还没有引起学界普遍重视。等韵学在金代有长足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南宋偏居江南，北方士族大多归隐道山或皈依佛门，[②] 等韵学本来与佛学根脉相连，研习等韵学是通向佛学的最佳途径；二是金代科举取仕中赋诗押韵采用了不同于宋代的标准，官方和民间都要求编定韵书来规范字音，于是出现了《新刊礼部韵略》等“平水韵”韵书。[③] 可见，在等韵学发展的大背景下，金代产生《解释歌义》这样的著作当不是什么稀罕事。我们推测《解释歌义》是金朝的著作还有两个有力的佐证，一是期间宋朝人写书时大都避宋祖讳，“玄”字缺笔或改“玄”为“元”，而《解释歌义》未见这类讳例。二是黑水城出土文献

---

① 忌浮：《〈五音集韵〉与等韵学》，收录于《音韵学研究》第三辑，80～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② 金代佛教和道教非常流行，据《许亢宗奉使行程录》记载，当时是“僧居佛宇，冠于北方”。《松漠纪闻》也描述：“帝后见像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坐。”金代道教盛行更甚于佛教，尤其在中原，兴起三大教派，即“太一教”、“全真教”和“真大道教”，其中全真教到蒙元时达到全盛，所谓“声焰隆盛，鼓动海岳”(《遗山集》卷三十五《清真观记》)。

③ 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平水韵”系韵书，最早始于金人王文郁《平水韵略》(1223年)，分为106韵。王国维见过金人张天锡编《草书韵会》(1231年)，也分106韵。后来才有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1252年)。“平水韵”后被视为元明清三代诗韵的始祖。

中有很多是金代版本，下面引录俄国学者孟列夫对俄藏黑水城出土金朝版本文献的一段叙述：[①]

女真金国的版本：

北宋衰落和1127年建立南宋之后，宋朝领土在长江以南，再从那里运书很困难，而且很快就一点也运不来了。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能确定年代的晚期宋刊本是1132年以前的。西夏的印书业基本是在皇室的监护下，它的发展补充了西夏国对图书的需求。这些书籍全是佛教文献，其范围非常狭窄。非佛教内容的版本主要是由女真金国占领的宋朝北部运去的。遗憾的是，许多书籍根据外表特征可以断定是金朝的版本（约有15件），但都未注确切的日期。可以把这些书籍分成两类：

1.12世纪中期的，具有宋朝版本一切特点的书籍。其中有一部（原藏录号TK—142，本书编号106）《普贤行愿品》附有未注明日期的题记，指出刻印地点和出版者"储协赞于千秋"，施主是安亮和宝戒，施印此经是为纪念去世的父母，印数108卷。千秋在河南省渑池县，南宋时属金国，但是工匠们大概至金人占领前一直在该地。比较木版画后查明，另外的两个版本——一是《普贤行愿品》（原藏号TK—243，本书编号107），二是宝叉难陀译的同经第十六品（原藏号TK—246，本书编号99），也是出自这家书坊，因为这三个版本中毗卢遮那佛像的风格和结构几乎完全一样，不同点仅在于个别的细节（帽子的有无，装饰图案的不同等等）。这三个版本是12世纪中期的，是金国刻印图书的最早实证。重要的是它们和南宋12世纪30年代的杭州版本很相近。这两种版本后来经常成为西夏刻印书籍的样本。我们没有发现12世纪下半叶西夏国印刷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大批金刊本和宋刊本，但出现了成批的西夏刊本。

2.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书籍有自己的特点，没有或少有西夏

①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34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版本的特点。这些书全是蝴蝶装,软白纸印刷。任何一部都未保存下有日期的题记,因此也只能大致断定刻印年代,这一类书籍有《刘知远诸宫调》(无藏录号,本书编号 274)、《南华真经》即《庄子》(原藏录号 TK—97,本书编号 262)和《文酒清话》(原藏录号 TK—228,本书编号 276),都是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庄子》,对其在中国文学史初期所产生的伟大作用未必会有疑义)的范本。只有《汉书》残卷证明,历史著作的版本间或从金国传入西夏。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医学作品和道家的占卜书在西夏人中曾广泛地流传,其中三种:《宋真人千金方》(原藏录号 TK—166,本书编号 302)、药方(原藏录号 TK—173,本书编号 302)和《六壬课秘课诀》(原藏录号 TK—172,本书编号 313)都是由金国传入西夏的。

此外,《解释歌义》中关于王忍公姓名的解释有一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曰:"王氏者,其人姓王,名氏,字忍公。"试想即使是中原的白丁也不会把王氏的"氏"理解成王忍公的名字,这是常识,因此我们猜想《解释歌义》的作者是金代的女真人。

综合以上因素,联系撰著等韵方面的书籍和编定等韵图一向是释家的传统,[①] 我们把《解释歌义》这部书的作者想定为金代懂音韵的女真僧侣知识分子,撰作时间是 12 世纪和 13 世纪之间,之后传入西夏,入藏于黑水城那座著名的塔中。

---

① 等韵之学,兴自佛门。如最初的等韵图,即源自梵音悉昙章。悉昙章,上列声,右列韵,两者相拼成一音节,实际是梵语元音与辅音相拼的音节表。悉昙章随着佛教传入,魏晋即有人研究,到唐代至为盛行,等韵图的制作正是僧徒仿照悉昙章的格式创造出来的。除了等韵图,相传三十字母是唐代和尚守温所创。后来,由于等韵就汉语音理的研究有助于佛咒的吟咏和佛经的翻译,研习等韵,遂成了释家的传统,正如明代葛中选在《泰律篇》中所言:"等韵成于僧,故僧多习之。"

二　点校注释篇

解释歌义壹畚(本)[①]

帮非互用稍难明　义曰：帮者，是帮滂並明。非者，是非敷奉微。互用者，是切脚之名。[②] 唇音下有三名切字，一名吴楚，二名类隔，三名互用。[③] 稍难明者，谓未达政（正）理，谓之是稍难明也。

为偈诸师两重轻　义曰：为者，有深奥之理，即是人多暗昧难明。偈者，是偈短，长其偈韵，有其隘侧。[④] 诸师者，即是古师，自指陆法言、孙愐、刘臻、魏渊、裴

---

① 校勘说明：

a. 凡原本字误，用( )标出正字，附于其后；凡原本脱文，用[ ]补出所脱文字；凡原本衍文，用〈 〉圈出。

b. 原本韵文部分用大字标出，每句分段排列，"义"与韵文之间空一格，以区别"颂"、"赞"与注释。

② 切脚，即后来所谓的等韵门法，又称"关键"。《四声等子》序言："由是《切韵》之作，始乎陆氏，关键之设，肇自智公。"

③ 传统等韵门法中"互用"与"类隔"一样，都是与"音和"相对的反切，指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等第不同或被切字与反切上字声类不同的反切。《解释歌义》中"互用"与"类隔"两概念大体相当，在"互用幽深以次明"中义曰："互用者，是古类隔也。"说明"互用"这一概念的产生要晚于"类隔"。早期唇音类反切门法，"互用"与"类隔"又叫"吴楚"，具体指反切上字用帮系字，反切下字为非系字，所切字为非系字或反切上字为非系字，反切下字为帮系字，所切字为帮系字的反切。这种唇音类重唇与轻唇交互为切的"类隔"门法在元代刘鉴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所附《门法玉钥匙》中独立为一门"轻重交互"。

④ "偈"即"偈狭"，等韵门法之一，与"广通"相对。传统的"偈狭"门法涉及唇牙喉音，即指反切上字为唇牙喉音字，如果反切下字是东钟阳鱼蒸尤盐侵韵部的精组、影喻母的四等字，则被切字应归三等。简言之，四等字狭，逢四拘切为三，"偈"即"长其偈韵"之义。

頠、萧该、李若、薛道衡，已上等八人，即是创集韵本之人。[①] 致得两重轻，开口成重，合口成轻，故曰是两重轻也。[②]

信彼理时宗有失　义曰：信彼者，此也。宗者，本也。失者，错也。若此时人只用此两重轻韵，源本有于失错也。

符今教处事无倾　义曰：符者，凡也，仿也。今者，智公建立《指玄论》，谓之是今。教者，指教也。处者，是处理也。倾者，是倾差也。儒中有事，但依智邦指教处理，必无倾差也。[③]

前三韵上分帮体　义曰：前三者，是重中重韵。帮体者，是帮滂並明母中字，在前三韵。所收于平声五十九韵，并上去入声共有二百七韵，[④] 在于二百七韵之

---

① 此处所说八人，有七人为《切韵》序所载纂集《切韵》之人，《切韵》序曰："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魏(著作)渊、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谘议)德源、薛(吏部)道衡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以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为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后博问英辩，殆得精华。……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为《切韵》五卷。"七人之外的孙愐，曾于唐天宝十年(公元 751)编定《唐韵》，据《广韵》所录"陈州司法孙愐唐韵序"载："盖闻文字聿兴，音韵乃作，《仓颉》、《尔雅》为首，《诗》、《颂》次之。则有《字统》、《字林》、《韵集》、《韵略》，述作颇众，得失互分。惟陆生《切韵》盛行于世，然隋珠尚颣，虹玉仍瑕。注有差错，文复漏误，若无刊正，何以讨论？……终五年精成一部，前后总加四万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仍篆隶石经，勒存正体，幸不讥繁于时。岁次辛卯天宝十载也。"

② "重轻"，等韵学术语，"重"指开口，"轻"指合口。由于等韵学上的"轻"、"重"概念更多用于区分声母的清、浊或送气、不送气，所以元明等韵学遂用开合口代替"重轻"。《解释歌义》此处"开口成重，合口成轻"，与郑樵《七音略》以"重中重"、"重中轻"表示开口，以"轻中重"、"轻中轻"表示合口是一致的。《解释歌义》中"前三韵上分帮体"与"后一音中立奉形"的疏解还具体指明了 207 韵中有 174 韵属重韵，33 韵属轻韵。

③ 此"智公"当即《四声等子》序所言"关键之设，肇自智公"之"智公"，《解释歌义》明确其全名为"智邦"。可以说《解释歌义》为我们解决了等韵门法创始人这一音韵学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参见"研究篇"第一部分。

④ 此处明确指出《指玄论》的韵类格局为 207 韵，平声 59 韵，与《广韵》206 韵，平声 57 韵相对照显然不合。说明《指玄论》是参照《广韵》之前的某部韵书编定的，这部书的分韵比《广韵》还要细。现存《切韵》、《唐韵》早于《广韵》，但《切韵》分 193 韵，《唐韵》分 206 韵，显然《指玄论》的分韵标准也不同于这两部书。

中分一百七十四韵，故名前三韵。如用帮等中字为切，用前三为韵，即切本母下字，为音和。[①] 覆（复）用帮等中字为切，用后一音为韵，即切非等中字，为互用也。[②]

后一音中立奉形 义曰：后一音者，是轻中轻韵。立奉形者，是非敷奉微母中字，在于后一韵中。所收于平声五十九韵，并上去入声共有二百七韵，在于二百七韵内分三十三轻韵，故名后一音也。如用非等中字为切，用后一音为韵，即切本母下字，为音和。[③] 覆（复）用非等中字为切，将前三韵为韵，即切帮等中字，为互用也。[④]

凡切直须随等次 义曰：前明四等用分轻重，今将齿头、正齿为韵之时，但随等次辩（辨）之，必无差矣。如用帮等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一字，为音和，莫崔切枚是也。[⑤] 又用帮等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四字，如弭箭切面。若遇侷者，即切第三字，如笔悚（懔）禀；狭者，方蟾砭是也。[⑥] 又如用帮等中字为切，用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

① "音和"，等韵门法之一，与"类隔"相对。指被切字的读音与反切上字的声母及反切下字的韵母、声调、等第一致的反切，如《四声等子》卷首"辨音和切字例"："凡切字以上者为切，下者为韵，取同音、同母、同韵、同等四者皆同，谓之'音和'。"通观《解释歌义》，早期门法中"音和"和"类隔"的概念内涵要宽泛一些，凡反切上字与被切字等第、声母一致的反切，都称之为"音和"；凡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等第不一致，所切字与反切上字声母不同的，都称之为"类隔"。因此像"窠切"、"能切"等门法《解释歌义》中又可统称为"音和"。此处唇音类的"音和"具体指反切上字为帮系字，反切下字为前三韵字，即重中重韵（合口韵），所切字为帮系字。

② 此处涉及唇音"互用"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用帮系字，反切下字用轻中轻韵字，即开口韵，所切字为非系字。

③ 此处涉及唇音"音和"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用非系字，反切下字用轻中轻韵字，即开口韵，所切字为非系字。

④ 此处涉及唇音"互用"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用非系字，反切下字用重中重韵字，即合口韵，所切字为帮系字。

⑤ 此处涉及唇音"音和"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为帮系字，反切下字为精系一等字，所切字为帮系一等字，如莫崔切枚。

⑥ 此处涉及唇音"侷狭"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为帮系字，反切下字为精系四等，按规律应切帮系四等，如弭箭切面。但由于东钟阳鱼蒸尤盐侵韵部的四等字少，遇到这些韵部四等字为反切下字，被切字应为帮系三等，如笔悚（懔）切禀。

一字为韵，若是外转切第[二]字，如布删班；内转切第三字，如彼侧切逼是也。[①]又如用帮等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三字，如弭阐免。若遇广通，即切第四字，如弭正切跲是也。[②]

唯于内转二无名　义曰：帮等字为切，正齿第一字为韵，如内转字不切第二，故曰二无名。因何不切？有个士庄切床。答：五音只此一对。[③]

舌音切字第八门　舌头

此舌音第八者，总标也，以次于前篇，合明于舌音。凡舌音有二，舌头、舌上，故先明舌头。讼(颂)曰：

端透为切四一随　义曰：端透为(与)定泥四母为切。四者，四等。一者，第一。如用归[端]透定泥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一字，为音

---

① 此处涉及等韵门法之一"内外"。关于"内外"历来说法不一，李新魁《汉语等韵学》解释说："外转是指具有独立的二等韵(即不是原属三等韵而韵图将它的庄组字列于二等的'假'二等)，内转则没有独立的二等韵，即唇舌牙喉等声母字都没有二等字，只有某些齿音庄组声母列于二等的地位，这些字都属于三等韵的一类，只不过是韵图按其声母将它们列于二等而已。"即认为"内外"门法是为了区别照二(庄组)做反切下字时，唇舌牙喉音的被切字所属等第的。由于江山梗假效蟹咸臻韵部的唇舌牙喉母字有独立的二等韵，被称为外转，当它们与各韵部二等韵俱全的照母字相拼切时，被切字当然为二等字；而由于深曾止宕果遇流通韵部的唇舌牙喉母字没有独立的二等韵，被称为内转，当它们与照母二等字相拼切时，被切字当为三等字。这种解释代表了等韵学界主流的观点，也与《解释歌义》的疏解比较切合。此处涉及唇音类"内外"门法，具体指用帮等中字为反切上字，用照穿床审禅两等中二等字为反切下字，若是外转，即逢江山梗假效蟹咸臻韵部字，所切字为二等字，如布删切班；若是内转，即逢深曾止宕果遇流通韵部字，所切字为三等字，如彼侧切逼。

② 此处涉及等韵门法之一"广通"。"广通"是与"偈狭"相对的门法，又叫"通广"，是指反切上字为唇牙喉声母字，如果用支脂真谆仙祭清宵八个韵部的知组、照组、来、日声母三等字为反切下字，则被切字应归四等。所谓"通广"即指三、四等字在某种情况下相通，而这种相通又是就四等字而言的，四等字广，"逢三通四"才算"通广"。唇音类"广通"具体指反切上字为帮组字，反切下字为照组三等字，按一般规律，所切字为帮组三等，但如果反切下字为照组中支脂真谆仙祭清宵八韵部的三等字，因是"广通"，所切字应为帮组四等，如弭正切跲。

③ 此处涉及唇音"内外"门法，具体指用帮系字为反切上字，照系二等字为反切下字，若是内转，即逢深曾止宕果遇流通韵部字，所切字不是二等，而是三等，如士庄切床，五音中只有这一组反切符合这个体例。

和，如德红切东，故曰：**定归本位不抛离也**。[①]

若逢四内双三韵 义曰：四者，四等。（双）者，第二。三者，第三。如用归端透定泥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二第三为韵，即切知等中字，为类隔，都江椿，丁吕切贮是也。[②]

便证都江丁吕基 义曰：此证明都江、丁吕之类隔也。缘都字是舌头字，切得椿字是舌上，二字俱是舌音，故曰类也。又都字是第一字，江字是第二字，故名隔也。[③]

于四取四同第四 义曰：四者，第四为切也。又四者，第四为韵也。又四者，第四为音。如用归端透定泥中字第四字为切，将四等中第四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四字，为音和，丁兼切战是也。[④]

达人视此理无违 此句结上文也。

齿头两等成其韵 义曰：齿头者，精清从心邪也。两等中第壹（一）第二也。如用归端透定泥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第二字俱为韵，并切本母下字，为音和，如都宗冬，徒四切地。[⑤] 故曰：**并切音和故莫疑**，以此一句结上义也。

正齿两中一韵处 义曰：正齿者，审穿禅床照也。两者，两等也。一者，第一。如用归端透定泥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一字为韵，若外转切第二字，如德山切譠；如内转切第三字，如丁醽切知，俱切知等字，为类隔也。故曰：**内三外二**

---

① 此处涉及舌头“音和”门法，具体指用端系字为反切上字，用一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端母一等字，如德红切东。

② 此处涉及舌头“类隔”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为端系字，由于端系只有一、四等，如果反切下字是二、三等，则所切字变读为有二、三等的知系字，如丁吕切贮。反切上字为端母字，反切下字为照母二等字，若是外转，即逢江山梗假效蟹咸臻韵部字，所切字为知母二等字，如德山切譠；若是内转，即逢深曾止宕果遇流通韵部字，所切字为知母三等字，如丁醽切知。

③ 早期等韵门法中“类隔”门法中的“类”与“隔”是有区别的，“类”针对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声类不同而言；“隔”指反切下字与被切字等第不同。“类隔”之“类”又细分为纯类、等类、不和之切；“隔”又细分为纯隔、等隔、不和之切。“七言四韵歌奥”中“答词何异海涛倾”义曰：“类隔者，切与韵等第不同，名隔；子与切母不同，名类。三类者，一者纯类，二者等类，三者即不和之切也。三隔者，一者纯隔，二者等隔，三者即是不和之切也。”

④ 此处涉及舌头“音和”门法，具体指端系四等字为反切上字，四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端系四等字，如丁鱼切战。

⑤ 此处涉及舌头“音和”门法，具体指端系字为反切上字，精清从心邪两等（精清从心只有一、四等）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端系字，如都宗切冬。

表玄微，此结上义也。[①]

更将照等二为韵　义曰：照者，照穿床审禅。二者，第二也。如用归端透定泥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二等字为之韵，即切知等中字，为类隔，如得章切张也。故曰：**类隔名中但切之**，此义结上文句也。[②]

舌上音切字

颂曰：**知彻澄娘要切磋**　义曰：以知彻澄娘四母下为切也。

四中三二定音和　义曰：四者，四等。三者，第三也。二者，第二也。如用归知彻澄娘等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二，如陟交嘲，第三字为韵，即[切]本母下字，为音和，如陟鱼猪是也。[③]

若将头尾为其韵　义曰：头者，第一。尾者，第四也。如用归知彻澄娘等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一、第四字为韵，即切端等中字，为类隔。如头者，女沟羺；尾者，澄丁庭。故曰：**类隔从来无喘(舛)讹**也，此结上义也。[④]

齿头两一还同类　义曰：齿头者，精清从心邪也。两者，两等也。一者，第一。如用归知彻澄娘等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端等字，为类隔，如娘尊切黁、池草切道是也。[⑤]

---

① 此处涉及舌头"内外"与"类隔"两种门法，"内外"具体指反切上字为端系字，反切下字为照系二等字，若是外转，即逢江山梗假效蟹咸臻韵部字，所切字为知系二等，如德山切譠；若是内转，即逢深曾止宕果遇流通韵部字，所切字为知系三等，如丁醽切知。"类隔"指端系字没有二、三等字，只有一、四等，若用端系字为反切上字，反切下字为照系二等，无论外转还是内转，所切字的声类都必须是知母，这符合"类隔"门法。

② 此处涉及舌头"类隔"门法，具体指用端系字为反切上字，照系中三等字为反切下字，则所切字为知系字，如得章切张。

③ 此处涉及舌上"音和"门法，具体指用知系字为反切上字，用四等中二等、三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知系字，如陟交切嘲、陟鱼切猪。

④ 此处涉及舌上音"类隔"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为知系字，反切下字为一、四等，所切字为端系字，如女沟羺、澄丁庭。

⑤ 此处涉及舌上"类隔"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为知系字，反切下字为精系一、四等，所切字为端系字，如娘尊切黁、池草切道。

两二须归本位窠 义曰:两者,两等也。二者,第二也。如用归知彻澄娘等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字,为音和,如丑小切巐是也。[①]

正齿只双而作韵 义曰:正齿者,审穿禅床照也。只者,第一。双者,第二也。如用归知彻澄娘等中字为切,将照穿床审禅两等中第一、第二字俱为韵,即为凭切。如一者,陟山譠;二者,陟输切猪是也。故曰:**但凭切体不婍婀**,此句结上文也。[②]

已此舌音解毕,未尽其理。前文言四等中第四字为韵之时,成于类隔,今将四

---

① 此处涉及"窠切"与"音和"门法。传统等韵学上的"窠切"是针对韵图中精系四等与实际不合,拼切时应复归它的本位三等,然后与反切上字知系字相切而提出的。《四声等子》"辨窠切门":"知母第三为切,韵逢精等影喻第四,并切第三等是也。"《解释歌义》舌上音"窠切"具体指知系为反切上字,精系四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读为知系三等字的反切。这种门法古人之所以独立为"窠切",其原因大概是:一般认为精系字只有一、四等,而知母只有二、三等字,如用精母四等为反切下字与知系字相切,按照类隔门法,所切字应为端系字。但事实上,精系四等只是韵图上的分类,实际音应为三等,这样如遇到精系四等字应作三等拼切,如丑小切巐。此"窠切"如从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声类一致的角度看,与"音和"门法一致,所以无名氏的疏解说这类"窠切"为"音和"。

② 此句涉及"凭切"门法。综合全书"凭切"体例,《解释歌义》中"凭切"是指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等第不一致时,被切字的等第依凭切上字的等第而定的反切。正如无名氏在"齿音切字第十门"中"照中二韵切还凭"句的疏解:"音与切平曰凭切"。宋元韵书中的"凭切"与"寄韵"往往连称,且只限于照母字为反切上字。《四声等子》"辨正音凭切寄韵门法例"曰:"照等五母下为切,切逢第二,韵逢二三四,并切第二,名正音凭切门。切逢第一,韵逢第一,只切第一,名互用门。切逢第三,韵逢一三四,并切第三,是寄韵凭切门。单喻母下为切,切逢第四,韵逢第三,并切第四,是喻下凭切门。又日母下第三为切,韵逢一三四,便切第三,是日母寄韵门法。"刘鉴《切韵指南》所附《门法玉钥匙》等晚期等韵门法则干脆把"寄韵"与"凭切"合称为"寄韵凭切",曰:"寄韵凭切者,谓照等第二为切,韵逢一、四并切照二。言虽寄于别韵,只凭为切之等也。故曰寄韵凭切。"指的是反切上字为照系,反切下字为一、四等,所切字为照系三等字的反切。纵观照系字的"寄韵"和"凭切"确有共同点,即反切上字为照系,切下字不管是一等还是三、四等,所切字均为照系三等。两者所不同的是,"寄韵"专指反切下字是一等韵字,"凭切"则指反切下字是三等或四等韵字。《解释歌义》"凭切"门法是独立的,且比《门法玉钥匙》等书中的概念要宽泛,具体到舌上音的"凭切"是指反切上字为知系字,反切下字为照系二、三等字,所切字依切上字为知系几等,如陟山切譠、陟输切猪。

等中影喻母下第四字为韵，即成于能切，故列后音。[1] 颂曰：

舌音为切理幽微　义曰：舌音者，舌上音也。幽者，深也。微者，妙也。为舌音更有幽玄深奥微妙之切也。

定字之音悉晓知　义曰：以定度此因依，悉皆晓知时人也。

唯有韵逢影喻四　义曰：如用归知彻澄娘等中字为切，将影喻母下第四字为韵，即切本母下字为能切，不以为类隔。如竹益黐，丑延脡。故曰：

音和但切勿生疑。此句假作音和之切，谓古师晦昧，不达所能切，今智邦解释分剖玄奥之理也。[2] 颂曰：

知澄祖(组)下事幽微，通重兼轻分有之。影喻逢第四母中，总随能切可堪依。

牙音切字第九门

此章显明牙音为切，不明四等，何也？元(缘)只有音和切也。第九者，次于前章也。颂曰：

切时若用见溪群　义曰：见溪群疑四母为切也。

精一迎来一自臻　义曰：精者，精清从心邪两等也。一者，第一也。如用归见溪群疑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一字，为音和。如古三切甘是也。[3]

照类两中一作韵　义曰：照者，照穿床审禅也。两者，两等也。一者，第一也。如用归见溪群疑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一字为韵，若外转字切第二，如

---

①② 两处涉及等韵学上“能切”门法，这里实际说明了另立“能切”门法的理由。即至此本来舌上音已经说明完毕，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如用知母为反切上字，影喻四等为反切下字，不应按类隔相切，而应为“能切”，所以后边补充说明。由此可知，“能切”门法是智邦与王忍公创立的，专指影喻四等作为反切下字与知系反切上字相切时，由于韵图上的影喻四等实为三等，所切字为知系三等。《四声等子》中“能切”体例并在“窠切”门，“辨窠切门”曰：“知母第三为切，韵逢精等影喻第四，并切第三。”

③ 此处涉及牙音“音和”门法，具体指用见系字为反切上字，精清从心邪两等中一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见系一等字，如古三切甘。

居梢切交；如内转字为韵切第三，如去愁切foz，[①]故曰：**内三外二自名分**，此结上文。[②]

齿中十字俱明二 义曰：齿中十字者，精清从心邪审穿禅床照也。二者，第二。两解。如用归见溪群疑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四字，如倾雪缺。若遇侷狭，即切第三字，如居悚栱。[③] 又用见溪群疑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三字，如驱主龋。若遇广通，即切第四，如居正切劲也。[④]

韵下舒宽顺四亲 义曰：舒宽者，广通也。顺四亲者，切得第四字为音和也。

如所引文声下促 义曰：是侷狭韵也。

第三切出即为真 义曰：切得第三字为音和是也。

齿音切字第十门

此明齿音。凡于有二音齿头、正齿，先明齿头者。第十者，以次于前篇也。颂曰：

头将四内一为韵 义曰：头者，是齿头五母为切也。四者，四等。一者，第一也。如用归精清从心邪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一字，为音

① 按"去愁切"相当于等韵图上的尤韵溪母三等，《韵镜》此位有"丘"字。"foz"未详何字之误。

② 此处涉及牙音"内外"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为见系字，反切下字为照系二等字，如果是外转，即逢江山梗假效蟹咸臻韵部字，所切字为见系二等，如居梢切交；若是内转，即逢深曾止宕果遇流通韵部字，所切字为见系三等，如去愁切foz。

③ 此处涉及牙音"侷狭"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为见系字，反切下字为精系四等字，按一般规律，所切字为见系四等字，如倾雪缺。但若逢"侷狭"，即反切下字是精系东钟阳鱼蒸尤盐侵韵部四等字，被切字则应为见系三等字，如居悚切栱。

④ 此处涉及牙音"广通"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为见系字，反切下字为照系三等字，按一般规律所切字应为见系三等，如驱主龋。但若逢"广通"，即反切下字为照系中支脂真谆仙祭清宵八韵部的三等字，则所切字应为四等，如居正切劲。

和，如借官切钻。[①] 故曰：**定向两中一上认也**，此言结上义也。

四二相违无可呼　义曰：四者，四等。二者，第二也。相违者，互用也。如用归精清从心邪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照等中字，为互用。如昨闲切巉是也。[②]

四三四四二名振　义曰：四者，四等也。三者，第三。又四者，亦是四等也。又四者，第四也。二者，切得第二字为音和也。如用归精清从心邪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三字，如相居胥，第四字为韵，息绢选，即切本母下第二字，为音和也。[③]

正音两一还无切　义曰：正音者，正齿音也。两者，两等也。一者，第一也。无切者，互用也。如用归精清从心邪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照等中[字]，为互用。如子监覽。[④]

两二二来言必顺　义曰：两者，两等也。二者，第二。又二者，切得第二，为音和也。又如用精清从心邪中字为切，将照穿床审禅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二字，为音和。如疾之切慈是也。[⑤]

互用皆凭韵次看　义曰：此互用即看于韵，照等第一四等第二字为韵，俱成互用也。

已得前悟须归信　义曰：已者，止也，已止于前章。悟者，性悟也。前章已得性悟人，皆归于有信也。又颂曰：

---

① 此处涉及齿头音"音和"门法。具体指用精系字为反切上字，用一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精系一等字，如借官切钻。

② 此处涉及齿头"互用"门法。具体指用精系字为反切上字，二等字为反切下字，由于精系只有一、四等，所切字为照系字，如昨闲切巉。

③ 此处涉及"振救"门法，无名氏疏解虽然用"音和"，但从颂曰"四三四四二名振"及其体例看，显然说的是"振救"门。传统的"振救"是指用精清从心邪五母字为反切上字，用三、四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精系四等字。如《四声等子》"辨振救门"："精等五母下为切，韵诸母第三，并切第四，是名振救。"《解释歌义》"振救"也只涉及齿头音，具体指精系字为反切上字，不论三等、四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均为精系四等字，如相居切胥、息绢切选。不过，单纯看精系字为反切上字，四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精系四等字，这种体例确实应归为"音和"。

④ 此处涉及齿头"互用"门法。具体指用精系字为反切上字，照系二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照系字，如子监覽。

⑤ 此处涉及齿头"音和"门法。具体指用精系字为反切上字，用照系(只有二、三等)三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精系四等字，如疾之切慈。

精清从类自为亲 义曰：此明齿头五母为切，交互为韵，故曰自为亲也。①

在处应知别立身 义曰：昔日古师混为四等，智邦今分为两等，故曰：别立身也。

长子定居高位主 义曰：长子者，是齿头第一为切，第一为韵，第一为音。如用归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交互为韵，即切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如徂尊存是也。

小儿常作下行宾 义曰：小儿者，第二切，第二交互为韵，第二为音。如用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二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二字。如子仙切煎是也。

尊卑品定还依次 义曰：尊者，第一。卑者，第二。品者，行第也。用于齿头五母为切为韵为音，但依次尊卑次第为准也。

相貌形声不辩（辨）真 义曰：相貌，相似也。当家为亲，交互为韵，难辩（辨）的真之理也。

虽即久来经隔远 义曰：虽者，假令之辞也。久来远者，齿头令正齿相隔也。久来作隔远之亲，今为的亲之类也。

始终元（原）是一家人 义曰：始者，初也。终者，久也。一家者，俱是齿头也。今各俱两等也。

正齿音切字例

颂曰：**正音四一不和平** 义曰：正音者，正齿音也。四者，四等也。一者，第

① 此句以下涉及等韵门法之一“交互为韵”。从行文可知，“交互为韵”门法是智邦创立的。由于古代先贤没有认识到齿头与正齿应归一大类，齿头只有一、四等，正齿只有二、三等，而是混为四等，智邦根据次第进行梳理，确立了“交互为韵”门法。“交互为韵”，未见于其他等韵门法著作，不过真空门法里有“三二精照寄正音和”，据李新魁考证是为《广韵》山韵“狦”字所立的特殊门法。真空门法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详考，但《解释歌义》的“交互为韵”实际蕴含了“三二精照寄正音和”，而且把“充山切狦”作为例证，说明反切上字为照系三等，切下字为照系二等，被切字为照系三等的反切。齿头音“交互为韵”具体指反切上字为精系一等，反切下字为精系一等，所切字为精系一等字，如徂尊存；反切上字为精系四等，切下字为精系四等，所切字为精系四等，如子仙切煎。

一。不和平者，互用也。如用归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一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精等字，为互用也。[①] 又如用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二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字第二，为寄韵。士诟切鲰是也。[②]

四二两中一自迎 义曰：四者，四等也。二者，第二也。一者，第一为音也。如用归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二字，为音和。如所奸删是也。[③]

四四四三凭切道 义曰：四者，四等也。又四者，第四也。又四者，四等也。三者，第三也。如用归审穿禅床照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三字为韵，如士尤愁，市流切雠。第四字为韵，如崇玄切犳，[④] 山幽切掺（幓），出幽[䅹]，[⑤]俱为凭切也。[⑥]

齿头两一又无声 义曰：齿头音，精清从心邪也。两者，两等也。一者，第一。如用归照穿等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精等中字，为互用

---

① 此处涉及正齿音"互用"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为照系二等，反切下字为一等字，则被切字为精系字。

② 此处涉及等韵门法之一"寄韵"。传统等韵学上"寄韵"门法是指反切上字为照穿床审禅五母三等字，反切下字为诸母一等字，所切字为照系三等的反切。通观《解释歌义》，"寄韵"门法也只涉及正齿音，从无名氏此处疏解看，体例与其他韵书一致。具体指照系三等字为反切上字，诸母一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照系三等字，如士诟切鲰。

③ 此处涉及正齿音"音和"门法。具体指的是反切上字用照系字，反切下字用二等字，所切字为照系二等字，如所奸切删。

④ 犳，《广韵》："兽似豹而少文。崇玄切。"周祖谟《广韵跋尾二种》之一"宋修广韵书后"认为"犳"为"犳"字之形讹，曰："论其声音，则有形讹而音讹者。如先韵犳，兽似豹而少文。崇玄切。案犳为犳字之误，犳已见药韵，音之若切，与《山海经·西山经》底阳之山郭音之药反相合。《玉篇》音同。此字既讹为犳，遂衍出崇玄一音，不可征信。"（周祖谟：《汉语音韵论文集》，2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⑤ 原文脱被切字，"䅹"字《广韵》子幽切，读音稍异。

⑥ 此处涉及正齿音"凭切"门法。正齿音"凭切"指反切上字为照系字，不论反切下字是三等或四等，所切字均为照系三等字的反切。此句可具体解释为反切上字为照系字，反切下字为三等、四等字，所切字均为照系三等字，如士尤愁、崇玄切犳。

也。如侧沟聚是也。[①]

两中二复为凭切 义曰:两者,两等也。二者,第二也。如用归照等中字为切,将精等中第二字为韵,即为凭切。如充自切痓是也。[②]

互用幽深以次明 义曰:互用者,是古类隔也。此切幽深智远,以逐韵明也。

切韵两中一得一 义曰:此明正齿五母为韵为音也。第一者,第一为韵,第一为音。如用归正齿第一字为切,将照等中字第一字交互为韵,即切照等中第一字。如士庄切床是也。[③]

切单韵二一方成 义曰:第一为切,第二为韵,第一为音也。如锄针切岑。如用归照等中第一字为切,将照等中第二字交互为韵,即切照等中第一字也。

切双韵只还呼一 义曰:第二为切,第一为韵,第一为音也。如用照等中第二字为切,将照等中第一字交互为韵,即切照等中第二字,如充山切狦。

切韵俱双见二名 义曰:第二为切,第二为韵,第二为音也。如用照等第二字为切,将照等第二字交互为韵,即切照等第二字。如式脂尸,昌垂吹是也。

已上照穿床等切 义曰:已者,止也,已止其前章也。照者,正齿为切、为韵、为音也。

细分歌颂显微精 义曰:此来上句证结,其释此讼(颂)细括,得显明微妙之理也。此结齿音终也。

---

① 此处涉及正齿音"互用"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为照系二等,反切下字为精系一等,则被切字为精系字,如侧沟切聚。

② 此处涉及正齿"凭切"门法。具体指反切上字为照系字,反切下字为精系四等字,所切字为照系三等字,如充自切痓。

③ 此句以下均涉及正齿"交互为韵"门法。正齿音"交互为韵"具体指用照系二等字为反切上字,用照系二等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照系二等字,如士庄切床;用照系二等字为反切上字,用照系三等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照系二等字,如锄针切岑;用照系三等字为反切上字,照系二等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照系三等字,如充山切狦;用照系三等为反切上字,照系三等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照系三等,如昌垂切吹。这四种情况可归结为:反切上字是照系二等,不管反切下字是照系二等、三等,所切字均为照系二等;反切上字是照系三等,不论反切下字是照系二等、三等,所切字均为照系三等。

喉音切字第十一门

喻切四中一得一　义曰：喻者，晓匣影喻四字母为切也。四者，四等也。一者，第一也。又一者，第一为音。〈如用晓匣影喻四母为切也。四者，四等，一者，第一也。又一者，第一为音。〉如用晓匣影喻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一字，为音和。如与改肻是也。[①]

四双随韵必无失　义曰：四者，四等也。双者，第二。随韵者，切得第二也。如用晓匣影喻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第二字，为音和也，五咸碞。[②]

第三四遇四中三　义曰：三四者，第三、第四为切。四者，四等，三者，第三。如用晓匣影喻母中第三、第四为切，将四等中第三字为韵，即为凭切。如余廉盐，与久酉，余救幼，余六育，余两养，已此五对。故曰：**凭切自然分体质**，已（以）此句结上文也。[③]

切韵四时见四名　义曰：切与韵、音俱为第四也。如用晓匣影喻中第四字为

① 此处涉及喉音"音和"门法。具体指用晓匣影喻中字为反切上字，四等中一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晓母一等字，如与改切肻。

② 此处涉及喉音"音和"门法。具体指用晓系字为反切上字，四等中二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晓母二等字，如五咸切碞。

③ 此处涉及"凭切"门法。喉音类"凭切"有两种情况，此居其一。具体指反切上字为晓系三、四等字，反切下字为三等字，所切字为晓系三等或四等字，如余廉切盐、与久切酉、余救切幼、余六切育、余两切养等。二是指反切上字为喻母三、四等字，反切下字为照系三等字，所切字为喻母三、四等字，如薳支切为。其中第二种情况有些韵书独立为"喻下凭切"门，《四声等子》"辨正音凭切寄韵门法例"曰："单喻母下为切，切逢第四，韵逢第三，并切第四，是喻下凭切门。"

喻母与晓匣影母不同，韵图将本属于三等的喻母字有些列于三等，有些列于四等，当喻母字做反切上字，与三等韵的反切下字相拼时，所切字就要与反切上字的等第一致区分为三等、四等。下文无名氏对喻母"凭切"还有议论，曰："已（以）上明喉音中归喻字为切也，实谓理通玄奥，妙绝古今。自来诸师未见所出，今明此例，冀后进者知，的当尘毛，现之不谬也。"可见，智邦也是创立喻母"凭切"体例的第一人。

切，将四等中第四字为韵，即切第四，为音和。如余倾切营是也。[①]

齿头两等得四一　义曰：齿头者，精清从心邪也。两者，两等，第一、第二也。四一者，第四为音也。如用归晓匣影喻中字为切，将精等中第一字为韵，切得第一字，如夷在切佁；如第二为韵，切得第四，如以浅演，俱为音和也。[②]

又将喻内四三切　义曰：用喻等第三、第四字为切也。

正齿为音取理实　义曰：正齿为韵也。

两一之中外转双　义曰：两者，两等也。一者，第一。如用晓匣影喻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一外转为韵，即切第二字，如于山切訮；若是内转字为韵，即切第三字，如王鉏于。故曰：**若逢内转三无窒**也。已（以）此一句结上义也。[③]

照中二韵切还凭　义曰：照者，照穿床审禅。二者，第二也。如用喻等中字为切，将照等第二字为韵，即切为凭切，音与切平曰凭切。如蘧支为，又悦吹蔫是也。[④]

自古难明今义出　义曰：自古者，即先师也。不晓曰难明也。《指玄》曰：今评论曰义，自唐已（以）来未见其义所出，斯论其哉美矣。[⑤]

已（以）上明喉音中归喻字为切也。实谓理通玄奥，妙绝古今。自来诸师未见所出，今明此例，冀后进者知，的当尘毛，现之不谬也。因评上义复颂七言。

喻影穿床与照邪　义曰：晓匣影喻为切，齿音十字为韵也。

古来学者昧根牙　义曰：古者，言上代先师也。昧者，蒙昧之理也。言上古先师不达政（正）理也。

---

① 此处涉及喉音“音和”。具体指用晓系中四等字为反切上字，用四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晓母四等字，如余倾切营。

② 此处涉及喉音“音和”。具体指用晓系字为反切上字，精系一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晓母一等字，如夷在切佁；若精系四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晓母四等字，如以浅切演。

③ 此处涉及“内外”门法。喉音类“内外”具体指反切上字为晓系字，反切下字为照系二等字，若是外转，即逢江山梗假效蟹咸臻韵部字，所切字为二等字，如于山切訮；若是内转，即逢深曾止宕果遇流通韵部字，所切字为三等字，如王鉏切于。

④ 此处涉及喻母“凭切”。具体指反切上字为喻母字三、四等字，反切下字为照系三等字，所切字为喻母三、四等字，如蘧支切为。

⑤ “哉美矣”疑当做“美矣哉”。

浮疏岂得超深奥　义曰：浮疏，浅智也。超者，达也。为（谓）浮疏浅智之人未达深奥之理也。

审谛方能晓互差　义曰：审者，详也。谛者，弟也。若审详第篇，方能晓得互差之理也。

凭切定知难作准　义曰：不知当切之理，古师难为准定也。

见形由自足分拿　义曰：见形，谓是切脚之名。①未晓谓之是拿，不善圣人之义理也。

因兹剖析玄微后　义曰：因者，亲也。兹者，此也。剖，谓分析也。玄者，奥也。微者，妙也。智公我今因此开剖分析玄奥微妙之后。

虹玉随（隋）珠绝纇瑕　义曰：似虹蜺之玉，随（隋）侯之珠，绝纰纇之瑕。瑕，玉之病也。又云，随（隋）侯之珠者，楚王有一夜光之珠，问曰：何处得此珠？答曰：楚臣随（隋）侯出行，见群牧放小儿打一蛇。[蛇]伤血流，在沙中宛转，命将欲终。随（隋）侯怜之，救取向水中洗，以神药封之，得活，遁然入水而去。其蛇是东海龙王之子，后衔七寸明珠，来报与随侯为恩。侯夜庭中忽见有光明，谓言曰：有贼，将火入来！侯乃按钩向门而立。久之，不见人，乃开户看之，有一蛇子，衔珠在户外。侯问曰：是何蛇子，衔珠在户外？其时吐珠在地，口作人言，答曰：我是海龙王之子，变作蛇身，来向草中游戏。遇逢放牛小儿无知，打我损伤出血，在地中，命将欲死。蒙先生救命，傅（敷）以神药封之得活，故来报恩，以明珠赠与先生。侯得珠，将进上楚王。王夜中安于殿上，见光明，号为随（隋）侯之珠也。纰纇者，喻如锦彩精丝去除缊袍之絮也。②

---

① “见形”，此处解释为“切脚之名”，当为等韵门法之一，惜未见具体的体例。真空《直指玉钥匙门法》有“就形”门法，曰：“谓见溪群疑、帮滂並明、非敷奉微、晓匣影喻，此一十六母，第三等为切，韵逢诸母第一，宜切出第一等字。今详前后俱无，却切第三。故曰：开合果然无有字，就形必取第三函。”其中也包括喉音类。李新魁《汉语等韵学》解释“就形”门法说：“是指某些三等韵字用一等韵字为切语下字，归等时应仍以上字为依据。如‘靴’字，许戈切，‘凤’字，冯贡切等。靴、凤为三等韵字，切下字为戈、贡则是一等字，韵图列字据其上字列于三等地位。”或许此“见形”即彼“就形”。

② 《广韵》所录“陈州司法孙愐唐韵序”有“惟陆生《切韵》盛行于世，然隋珠尚颣，虹玉仍瑕。注有差错，文复漏误，若无刊正，何以讨论”一语，与此处“虹玉随（隋）珠绝纇瑕”用典相同，着意却不同。

七言四韵颂曰

切韵名虽自古流 义曰:切韵者,翻音之音,盖以上切下,韵合而翻云,因以为称。曰切之为韵,优劣何分?若切者,谓从唇舌牙齿喉五音之上纽弄,归在何音,揩定不移,故名为切。虽此能切之切,亦从广狭通侷韵上而来,不取此义,而今但取五音属在何音,用将为切。故此二名音韵,谓要切得同音之字,是以先举,只用五音,不求八啭。又云切者,亲也。谓与所切之字同归一母,又是一音,故名为亲也。韵者,顺也。要与阴类相顺,方有所切之字。言类者,声类、等、重轻、开合之类。然此韵上亦乃属于五音之义,今且不取,而但随于广狭、通侷、内外之处以明其韵,盖缘韵是同类之义,谓要切得韵中同类之义字,是以只用广等,不取五音,乃名为韵。又云:切属律,同母表音;韵属吕,同父表阳,即是父母阴阳和合之时,方有子,有所切之字。名虽者,假令之辞也。自者,从也。古者,即是上代先师。忍公是出家之人,故云公,表是释迦家弟子。天竺四姓,出家者皆号释子,谓观智公著撰不群,故于文末用申斯赞。夫说切韵者,自古及今,若要揩准的定,极甚少矣。何故知耳?释曰:盖为根器利钝不同,智解有浅深,亦复有异,何得同共窥瞻韵目,其中精微暗昧不同,却意显智公作精,余人即昧。既有斯理,故如上谈。忍公云:但我多幸得瞻。

琢磨多是错推求 义曰:非今智公创说,据理不应偏赞,奈以切琢研磨多妄,推寻由我也。

因君揩决参差后 义曰:智公揩决刊定参差不齐之义也。

的当尘毛义始周 义曰:此等义如尘之微,如毛之细,方始的准中当,而复周备矣。

入韵八行王氏括 义曰:王氏者,其人姓王名氏,字忍公,将入声六十四字以摄入声。此言六十四字者,但是入声括头,尅实有形者三十五韵,四等重轻摄之为

八行，共是六十四声。[①] 不必一一有字，言其韵珍宝者，假者不用，如世间珍宝，甚可仰重，故此为释。庶者，众也，冀也。意云：冀众英贤赞诵，无以穷极，我今一人，歌谣吟咏，岂能尽矣？

平声十六智家收　义曰：智公所撰《指玄论》之图简，顿然开豁往日迷滞之情。而又智家将平声五十九韵皆以重轻四等列之一十六韵，以包括平声，摄之上去二声，真真者尅实，并准此理也。[②]

目瞻耳听歌贤者　义曰：忍公我今眼目观瞻，耳中听闻，歌谣贤者诵习，赞念无暇也。

学进无劳未肯休　义曰：智公是贤达之人，由是所集之文，后代英奇之者，习学进趣，无其劳虑，率耳未肯休息者焉。

七言四韵歌奥

四句幽微理未精　义曰：四句者，四韵也。幽者，奥也，深也。微者，妙也。未，犹不也，其韵深奥微妙，不见谓之是未精。

遣余陈义定宗争　义曰：遣者，皆随音韵而已。余者，我也。陈者，是陈其义也。定者，以定度因衣(依)也。宗者，本也。争者，相争也。忍公前采皆随音韵而已，定度因衣(依)根共本，智公定宗争。

音和返教门方立　义曰：忍公问：九鱼是何切？答曰：是音和切。[③] 又问曰：音和自无盈缩，何者名盈？何者名缩？何者名阴？何者名阳？何者名律？何者名

---

① 由此我们可获知《解释歌义》的韵类格局，智邦《指玄论》韵图原来只列有平声 59 韵，王忍公补进入声韵，共用 64 字，按四等重轻摄之为 8 行，代表实际 35 韵。

② 关于"十六摄"，学界一般认为是由宋元时代的韵图《四声等子》和《切韵指南》正式提出"摄"的名称，并把韵书中各个韵部归纳为十六摄的，同时也承认在它们之前的韵图虽然没有摄的叫法，却有摄的观念(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7～18 页)。这里颂曰"平声十六智家收"，"收"即"摄"，把平声 59 韵按重轻四等列为 16 韵，与郑樵《七音略》之"转"又自不同。由此我们尽管不能断言是智邦《指玄论》首先正式提出了"十六摄"的概念，但至少可以说《切韵指南》等的"十六摄"，从观念到名称都是有所承自的。

③ 按《广韵》："九鱼切居"，属牙音类"音和"。

吕？何者名父？何者名母？

类隔分三品始成 义曰：忍公问：丁吕是何切？答曰：是类隔切。① 又问曰：类隔切者，各有宽狭二义，何者名宽？何者名狭？何者名类？何者名隔？何者名三类？何者名三隔？

问意岂殊江浪覆 义曰：忍公问前来两段之义，象如江浪之水泛来。

答词何异海涛倾 义曰：智公答义，象如江浪之水泛来，答得倾陷也。前来问盈缩音和、宽狭类隔两段之义，今先答盈缩音和，次答宽狭类隔。音和者，切与韵并子等第居同，切与子上归一母，韵与子下归一韵，名音和切。音和切者，一得一，二得二，三得三，四得四，切与韵顺，故曰是盈缩音和也。② 又云切属律，同母表阴；韵属吕，同父表阳，即是父母阴阳和合之时方有子，有所切之字也。③

---

① 按丁吕切贮。“舌音切字第八门”中“便证都江丁吕基”义曰：“此证明都江、丁吕之类隔也。缘都字是舌头字，切得椿字是舌上，二字俱是舌音，故曰类也。又都字是第一字，江字是第二字，故名隔也。”即属舌音中“舌头”与“舌上”音“类隔”。

② 关于“盈缩音和”，古来韵书涉及很少，按照《解释歌义》里的解释，“盈缩音和”与“宽狭类隔”相对，指唇音类、舌音类、齿音类都有“类隔”切，即存在被切字与反切下字等第不一致的情况。如果等第一致，即反切下字是一等，所切字也为一等；反切下字是二等，所切字也为二等；反切下字为三等，所切字也为三等；反切下字为四等，所切字也为四等。这样切与韵顺，就可称为“盈缩音和”。而像牙音类、喉音类和半舌、半齿没有“类隔”切，就无所谓“盈缩音和”，所以无名氏在下文解释说：“见溪群疑、晓匣影喻、来日，自无盈缩之义也。”

③ 把等韵术语与阴阳、律吕相比附是等韵学的传统。《周易》本以“阴阳”解释万物化生，凡天地、日月、昼夜、男女皆分阴阳。《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疏》曰：“天下万物，皆由阴阳，或生或成，本其所由之理，不可测量之谓神也。”阴阳学包括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时等数度之学和五德终始的五行之说。“律吕”本是乐律的统称。古代分阳律和阴律各六，合为十二律。阳六曰律，指黄钟、太簇、姑冼、蕤宾、夷则、无射；阴六曰吕，指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宋代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即用阴阳五行的观念指导韵图的制作，明代吕坤《交泰韵》、乔中和《元韵谱》、葛中选《泰律篇》也用阴阳、律吕阐发音韵，《元韵谱》曰：“声出于天，音生于地，韵成于人。”此书不仅用宫商角徵羽概括三十六字母，还进一步把声母分为柔律、柔吕、刚律、刚吕四类。清代龙为霖《本韵一得》“论阴阳”曰：“阴阳对待，天地至理，万物莫能逃焉，声韵亦然。但阴阳者，无定位，无专名。如论十二声，则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为阴，黄钟、太簇、姑冼、蕤宾、夷则、无射为阳；论五音，则宫商角为阳，徵羽为阴；又宫角羽为阳而商徵阴，又宫阳而余皆阴。”《解释歌义》解释“阴阳”、“律吕”与反切概念的对应是：反切上字属律，同母表阴；反切下字属吕，同父表阳，阴阳和合成被切字，如同父母生子。

类隔者，切与韵等第不同，名隔；子与切母不同，名类。三类者，一者纯类，二者等类，三者即不和之切也。

三隔者，一者纯隔，二者等隔，三者即是不和之切也。又云：上归二母名宽，下归一韵名狭，韵切相违，故曰是宽狭类隔也。帮非、端知、精照，各有宽狭二义也。[①] 见溪群疑、晓匣影喻、来日，自无盈缩之义也。

若非和泣朝门侯　义曰：卞和，衣（依）朝门为士者，被文王武王刖了二足。问曰：因何刖了二足？答曰：南楚地荆山崑岗谷中出美玉。问曰：不说诸玉，独说此玉？答曰：昔六国之时，楚国有一人，姓卞，名和，别玉。向荆山崑岗谷中得一玉朴（璞），将进楚文王玉。王不别，云卞和欺诳，楚王则刖卞和左足……玉朴（璞），武王责曰：和！昔日欺我先君，今又来诳我。复刖右足。卞和见二王不识此玉，遂抱朴（璞）泣于荆山之下。诗曰：抱玉岩前桂枝稠，碧溪寒水至今流，空山落日猿啼叫，疑是荆人哭未休。说云，卞和眼中泣血，感得荆山为之颓。武王九十三而崩，子成王立，□□将此玉朴（璞）进成王，王使人雕之，果然得此美玉。史挚玄藏估其玉价，挚云：启大王，此玉无价，若要得知此玉价，大王出楚城外，使人运金倾满一城，不博得卞和此玉……美玉，即嫁与楚王……与赵二国传□号曰连城珍，西国秦王闻赵王有美玉，割十五城博赵王。王使蔺相如送玉，割得十五城也。诗曰：莳兰莫当门，怀玉莫向楚。楚无别玉人，门非莳兰……（下残）

---

① 此处为智邦针对王忍公问题所作的回答。按照无名氏解释，"类隔"门法又细分为"类"与"隔"，"类"针对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声类不同；"隔"指反切下字与被切字等第不同。在"舌头切字第八门"中"便证都江丁吕基"还对为什么叫"类"、"隔"有具体的解释，义曰："此证明都江、丁吕之类隔也。缘都字是舌头字，切得椿字是舌上，二字俱是舌音，故曰类也。又都字是第一字，江字是第二字，故名隔也。""类隔"之"类"又细分为纯类、等类、不和之切；"隔"又细分为纯隔、等隔、不和之切。至于纯类、等类、纯隔、等隔之间的具体区别，《解释歌义》并未明确说明，从意思上体会，纯类是针对反切上字而言的，指帮非、端知、精照等组声类中，用帮、端、精系字为反切上字，所切字为非、知、照系的"类隔"门法；纯隔则针对反切下字而言的。

此外，"类隔"还可称为"宽狭类隔"。"宽狭类隔"与"盈缩音和"相对，指唇音、舌音、齿音类帮非、端知、精照等声母中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声类相违的反切。所谓"上归二母名宽，下归一韵名狭，韵切相违，故曰是宽狭类隔也。帮非、端知、精照，各有宽狭二义也。"

三　研究篇

（一）等韵门法的创始人智邦和《指玄论》

关于等韵门法，音韵学界一直以来流行有创自"智公"的说法。这一说法主要源自《四声等子》序言的一段记载，即：①

> 切详夫方殊南北声皆本于喉舌，域异竺夏谈岂离于唇齿？由是《切韵》之作，始乎陆氏，关键之设，肇自智公。传芳著述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致使玄关有异，妙旨不同。其指玄之论，以三十六字母约三百八十四声，别为二十图，画为四类，审四声开阖以权其轻重，辨七音清浊以明其虚实。极六律之变，分八转之异，递用则名和音，徒红切东字；傍求则名类隔，补微切非字；同归一母则为双声，和会切会字；同出一韵则为叠韵，商量切商字；同韵而分两切者谓之凭切，求人切神字，丞真切唇字；同音而分两韵者谓之凭韵，巨宜切其字，巨邪切祁字；无字则点窠以足之谓之寄声；韵缺则引邻韵以寓之谓之寄韵。按图以索，二百六韵之字虽有音无字者，犹且声随口出，而况有音有字者乎？遂得吴楚之轻清就声而不滥，燕赵之重浊尅体而绝疑，而不失于大中至正之道，可谓尽善尽美矣。

这段记载明确说明"关键之设，肇自智公"，且指出智公曾著述《指玄论》。只可惜此序言并未指明历史上的"智公"到底叫什么名字，致使等韵门法的创始人究竟为谁一直悬而未决，也引得学界种种猜测。赵荫棠就曾猜测是为《龙龛手镜》作

---

① 《四声全形等子》，见《四库全书》，第238册。

序的智光，曰：[1]

然智公到底是那个？我们很可以疑惑他是作《悉昙字记》的智广；但是关键似乎是指下文所言的几个门法，在智广时代不应有此。既不是智广，我们很可以说是智光了。是的，因为这句话，刚好与智光的序文的"又撰五音图式附于后"的话，遥遥相对。且审察此序的口气语意，也很像是辽僧的话，故此序之作，当离《龙龛》初刊时不甚远，决不会迟至南宋。不过或许有人以此序中有"其指玄之论……"的话，遂谓此序作于王宗道之后，因为王宗道曾作过《切韵指玄论》。王宗道据《万姓统谱》是嘉定进士。

赵荫棠只根据序文的口气和时间就猜测创立等韵门法的"智公"是为《龙龛手镜》作序的"智光"，实在是由于材料有限的不得已之举。《解释歌义》明确告诉我们"智公"名叫智邦，他不仅创立了等韵门法，还曾撰著《指玄论》行世。

《解释歌义》提到智邦及其《指玄论》概有十二处，其中赞颂智邦及其著述的有十处：

一是唇音切字第七门中"符今教处事无倾"义曰："今者，智公建立《指玄论》，谓之是今。教者，指教也。处者，按时处理也。倾者，是倾差也。儒中有事，但依智邦指教处理，必无倾差也。"

二是"舌音切字第八门 舌头"中"音和但切勿生疑"义曰："此句假作音和之切，谓古师晦昧，不达所能切，今智邦解释分剖玄奥之理也。"

三是"喉音切字第十门"中"自古难明今义出"义曰："自古者，即先师也。不晓曰难明也。《指玄》曰：今评论曰义，自唐已（以）来未见其义所出，斯论其美矣哉。"

四是"喉音切字第十门"中"因兹剖析玄微后"义曰："因者，亲也。兹者，此也。剖，谓分析也。玄者，奥也。微者，妙也。智公我今因此开剖分析玄奥微妙之后。"

五是"七言四韵颂"中"切韵名虽自古流"义曰："古者，即是上代先师。忍公是出家之人，故云公，表是释迦家弟子，天竺四姓，出家者皆号释子。谓观智公著撰不群，故于文末用申斯赞。夫说切韵者，自古及今，若要揩准的定，极甚少矣。何故知耳？释曰：盖为根器利钝不同，智解有浅深，亦复有异，何得同共窥瞻韵目，其

[1] 赵荫棠：《等韵源流》，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中精微暗昧不同，却意显智公作精，余人即昧。既有斯理，故如上谈。忍公云：但我多幸得瞻。”

六是“七言四韵颂”中“琢磨多是错推求”义曰：“非今智公创说，据理不应偏赞，奈以切琢研磨多妄，推寻由我也。”

七是“七言四韵颂”中“因君揩决参差后”义曰：“智公揩决刊定参差不齐之义也。”

八是“七言四韵颂”中“学进无劳未肯休”义曰：“智公是贤达之人，由是所集之文，后代英奇之者，习学进趣，无其劳虑，率耳未肯休息者焉。”

九是“七言四韵歌奥”中“遣余陈义定宗争”义曰：“遣者，皆随音韵而已。余者，我也。陈者，是陈其义也。定者，以定度因衣（依）也。宗者，本也。争者，相争也。忍公前采皆随音韵而已，定度因衣（依）根共本，智公定宗争。”

十是“七言四韵歌奥”中“答词何异海涛倾”义曰：“智公答义，象如江浪之水泛来，答得倾陷也。”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可获得几个信息：首先撰作《指玄论》的智公名叫智邦，此公虽然不是创立切韵（反切）的第一人，却对门法多有发明，所谓揩决刊定参差不齐之义，解释玄奥之理，被时人称为贤达之人；其次忍公出于对智公的仰慕，曾就反切原理、等韵概念等请教智公，智公则一一作答。智邦《指玄论》这部集大成之作，不仅可刊定各家门法之宗争，而且堪为后代习学进趣的经典。

《解释歌义》中涉及智邦《指玄论》韵类的格局共有五处：

一是第七门“前三韵上分帮体”义曰：“前三者，是重中重韵。帮体者，是帮滂並明母中字，在前三韵。所收于平声五十九韵，并上去入声共有二百七韵，在于二百七韵之中分一百七十四韵，故名前三韵。”

二是第七门“后一音中立奉形”义曰：“后一音者，是轻中轻韵。立奉形者，是非敷奉微母中字，在于后一韵中。所收于平声五十九韵，并上去入声共有二百七韵，在于二百七韵内分三十三轻韵，故名后一音也。”

三是“齿音切字第十门”中“在处应知别立身”义曰：“昔日古师混为四等，智邦今分为两等，故曰：别立身也。”

四是“七言四韵颂”中“入韵八行王氏括”义曰：“王氏者，其人姓王名氏，字忍公，将入声六十四字以摄入声。此言六十四字者，但是入声括头，尅实有形者三十五韵，四等重轻摄之为八行，共是六十四声。不必一一有字，言其韵珍宝者，假者不用，如世间珍宝，甚可仰重，故此为释。庶者，众也，冀也。意云：冀众英贤赞诵，

无以穷极，我今一人，歌谣吟咏，岂能尽矣？”

五是“七言四韵颂”中“平声十六智家收”义曰：“智公所撰《指玄论》之图简，顿然开豁往日迷滞之情。而又智家将平声五十九韵皆以重轻四等列之一十六韵，以包括平声，摄之上去二声，真真者尅实，并准此理也。”

通过以上引述我们可知：《指玄论》共分207韵，其中平声59韵，174韵为开口，即所谓的“重中重韵”，33韵为合口，所谓“轻中轻韵”；《指玄论》中列有简明的等韵图，此图以平声赅上、去，将平声59韵按照重轻（开合）四等归为16韵；其中所缺的入声一类是王忍公补进去的，入声总共有8图，选择64字代表实际入声的35韵，也按照开合四等归类。

《指玄论》以上的韵类格局是非常特别的。平声59韵，入声35韵，上声与去声113韵，共207韵。对照《广韵》平声57韵，上去115韵，入声34韵，共206韵的格局，两者之间差别还是很大的。尽管我们无从知道两部韵书有出入的各韵究竟都是哪些，但自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增修《切韵》，编定《广韵》以来，《广韵》即成为朝廷官方的分韵标准。其他韵书都以其为指针，不敢越雷池一步。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指玄论》的分韵标准不是源自《广韵》，而是《广韵》之前的某部韵书。

关于智邦《指玄论》的撰作年代，比较重要的线索是“喉音切字第十门”中“自古难明今义出”义曰：“自古者，即先师也。不晓曰难明也。《指玄》曰：今评论曰义，自唐已（以）来未见其义所出，斯论其美矣哉。”另外在“为侷诸师两重轻”中义曰：“诸师者，即是古师，自指陆法言、孙愐、刘臻、魏渊、裴頠、萧该、李若、薛道衡，已上等八人，即是创集韵本之人。”其中陆法言、刘臻、魏渊、裴頠、萧该、李若、薛道衡等为《切韵·序》所载讨论商定《切韵》体例之人；孙愐则于唐天宝十年（751）修订《切韵》为《唐韵》，终唐一代遂以此书为作诗押韵的标准。我们可以由此推断《指玄论》的编撰上限是唐灭亡的907年。

在声母的归类上，《指玄论》显示了早期韵书的特点。按照五音三十六字母分类，顺序是唇、舌、牙、齿、喉。三十六字母包括“帮滂並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彻澄娘、见溪群疑、精清从心邪、审穿禅床照、晓匣影喻”。在“七言四韵颂”中“切韵名虽自古流”义曰：“切韵者，翻音之音，盖以上切下，韵合而翻云，因以为称。曰切之为韵，优劣何分？若切者，谓从唇舌牙齿喉五音之上纽弄，归在何音，指定不移，故名为切。虽此能切之切，亦从广狭通侷韵上而来，不取此义，而今但取五音属在何音，用将为切。故此二名音韵，谓要切得同音之字，是以先举，只用五音，不

求八啭。”可见,《指玄论》按照五音分类,与早期韵书一致。

在分韵格局上,现存较早的韵图有《韵镜》和《七音略》。《韵镜》源出于唐,它们的特点是把206韵分编于43张图,名为43“转”。首先都以“内外转”分图,然后《韵镜》按照开合四等再分,《七音略》则以“重轻四等”再分;《韵镜》的声类标目,用七音及清浊,《七音略》则用三十六字母,全面反映了《广韵》的反切体系。与之相比稍晚的韵图《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尽管它们的撰人尚无定论,但基本可以肯定是宋代的作品。它们的特点是删并韵书的韵类,韵图只有20个。《四声等子》还明确提出“摄”的概念,将各个韵图统为16摄。根据《解释歌义》中无名氏的疏解,《指玄论》是按照重轻四等把平声59韵归为16韵。关于《指玄论》的韵类格局,我们还可参证《四声等子》序言,曰:

> 其指玄之论,以三十六字母约三百八十四声,别为二十图,画为四类,审四声开阖以权其轻重,辨七音清浊以明其虚实。极六律之变,分八转之异,递用则名和音,徒红切东字;傍求则名类隔,补微切非字;同归一母则为双声,和会切会字;同出一韵则为叠韵,商量切商字;同韵而分两切者谓之凭切,求人切神字,丞真切唇字;同音而分两韵者谓之凭韵,巨宜切其字,巨祁切祁字;无字则点窠以足之谓之寄声;韵缺则引邻韵以寓之谓之寄韵。按图以索,二百六韵之字虽有音无字者,犹且声随口出,而况有音有字者乎?遂得吴楚之轻清就声而不滥,燕赵之重浊尅体而绝疑,而不失于大中至正之道,可谓尽善尽美矣。[1]

此处言明的《指玄论》列为20图,可补充《解释歌义》。说明《指玄论》韵图体例与《韵镜》等多有不同,应该是《四声等子》等现存涉及门法韵书的源头。

此外,《指玄论》中已见十六摄的归类,《解释歌义》“七言四韵颂”中“平声十六智家收”义曰:“智公所撰《指玄论》之图简,顿然开豁往日迷滞之情。而又智家将平声五十九韵皆以重轻四等列之一十六韵,以包括平声,摄之上去二声,真真者尅实,并准此理也。”“收”即“摄”,智邦把平声59韵按重轻四等列为16韵,与郑樵《七音略》之“转”又自不同。尽管我们不敢就此认定《指玄论》首先正式提出了“十

① 《四声等子》这里说的206韵,并未指明是《指玄论》的分韵,与之相比,《解释歌义》说得要明确得多。

六摄”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指玄论》已经把平声59韵统为十六韵，这种等韵观念即后来韵书中统称之“十六摄”。关于“十六摄”，学界一般认为宋元时代的韵图《四声等子》和《切韵指南》正式提出“摄”的名称，并把韵书中各个韵部归纳为十六摄。当然人们也承认在它们之前的韵图虽然没有摄的叫法，却有摄的观念。[1]李新魁《韵镜校证》“调韵指微”注2有关于“十六摄”的说明，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摄”的由来，曰：[2]

> 又张氏引郑序曰：“作内外十六转图”，郑书原无“十六”二字，此当为张氏所加。此十六转即为后来《四声等子》及《切韵指南》的“十六摄”。《韵镜》与《七音略》在称呼上虽无后来“摄”的名目，但在列图的次序、条例上已有摄的观念。这摄的观念是接受梵文的十六韵而来的，……摄为统摄的意思，以十六韵头统摄汉语之五十韵头，故后来也称十六韵头为十六摄，又叫十六转。这十六转也就是祝泌所说的“内外八转”，内与外各八转，共成十六转。这内外八转也是承袭悉昙的“八转”而来。

由此我们还可推知《指玄论》等韵观念与《韵镜》、《七音略》等早期韵书相仿。

从《解释歌义》所用的反切例证看，全部例子中有三分之一与《广韵》不同，具体比较见第五部分。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解释歌义》采用了很多“类隔切”例子，即反切上字与被切字所属声类不同。如德山切譠（《广韵》陟山切），丁酾切知（《广韵》陟离切），得章切张（《广韵》陟良切），女沟切羺（《广韵》奴钩切），澄丁切庭（《广韵》特丁切），娘尊切黁（《广韵》奴昆切），驰草切道（《广韵》徒皓切）等。这些早期被称为“类隔”后来称为“互用”的反切在《广韵》中有所改变，大致采用了与被切字声类一致的反切上字，使人在拼读时一目了然。这使得我们猜想《指玄论》的撰写时间早于《广韵》。

综合以上各种线索，我们可推测《指玄论》的编写时代当是公元907年—1008年的五代至宋初期间，即聂鸿音先生所推测的10世纪间。原来我们只通过《四声等子》序言知道：“关键之设，肇自智公。”不知道智公是谁，更不知道《指玄论》的具

---

①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7～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 李新魁：《韵镜校证》，121～1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体内容。通过《解释歌义》现存部分我们不仅可以知道智公名叫智邦，还知道智邦《指玄论》是目前所见的关于早期等韵门法论述最详细、最精当的著作。《指玄论》不仅呈现了后代绝大多数等韵门法的内容，而且还包括了主要名目，这使得我们相信《指玄论》就是《四声等子》等现存早期等韵门法韵书的源头。

(二)“颂”“赞”作者王忍公及其著作

《解释歌义》“颂”“赞”部分实际是解释等韵门法和颂扬门法创始人智邦的歌诀。关于“颂”“赞”部分的作者，无名氏在疏解中明确指出是一位叫王忍公的僧人。

《解释歌义》“七言四韵颂”中共有三处提到王忍公其人：

一是“切韵名虽自古流 ”义曰：“忍公是出家之人，故云公，表是释迦家弟子。天竺四姓，出家者皆号释子，谓观智公著撰不群，故于文末用申斯赞。夫说切韵者，自古及今，若要揩准的定，极甚少矣。何故知耳？释曰：盖为根器利钝不同，智解有浅深，亦复有异，何得同共窥瞻韵目，其中精微暗昧不同，却意显智公作精，余人即昧。既有斯理，故如上谈。忍公云：但我多幸得瞻。”

二是 “入韵八行王氏括”义曰：“王氏者，其人姓王名氏，字忍公，将入声六十四字以摄入声。此言六十四字者，但是入声括头，尅实有形者三十五韵，四等重轻摄之为八行，共是六十四声。不必一一有字，言其韵珍宝者，假者不用，如世间珍宝，甚可仰重，故此为释。庶者，众也，冀也。意云：冀众英贤赞诵，无以穷极，我今一人，歌谣吟咏，岂能尽矣？”

三是“目瞻耳听歌贤者”义曰：“忍公我今眼目观瞻，耳中听闻，歌谣贤者诵习，赞念无暇也。”

此外，“七言四韵歌奥”中也有四处谈及忍公：

一是“遣余陈义定宗争”义曰：“遣者，皆随音韵而已。余者，我也。陈者，是陈其义也。定者，以定度因衣(依)也。宗者，本也。争者，相争也。忍公前采皆随音韵而已，定度因衣(依)根共本，智公定宗争。”

二是“音和返教门方立”义曰：“忍公问：九鱼是何切？答曰：是音和切。又问曰：音和自无盈缩，何者名盈？何者名缩？何者名阴？何者名阳？何者名律？何者名吕？何者名父？何者名母？”

三是“类隔分三品始成”义曰：“忍公问：丁吕是何切？答曰：是类隔切。又问

曰:类隔切者,各有宽狭二义,何者名宽?何者名狭?何者名类?何者名隔?何者名三类?何者名三隔?"

四是"问意岂殊江浪覆"义曰:"忍公问前来两段之义,象如江浪之水泛来。"

从以上引述可大致了解王忍公其人。首先他是出家人,与智邦同时代,曾经向智邦请教过门法。《指玄论》中有一部分内容即是智邦与忍公问对的记录;其次王忍公对智邦这位贤者推崇备至。有感于《指玄论》精深之义理,对其门法义理赋诗阐发,编定歌诀吟咏颂扬;将 64 字摄入声,代表入声 35 韵,按照四等重轻摄为 8 行,编定韵图,补入智邦《指玄论》。

郑樵《通志·艺文略二》著录有三卷本《切韵指元论》,未著作者姓名,但考虑宋代为避祖讳常常改"玄"为"元",我们可推想《切韵指元论》即《切韵指玄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有《切韵指玄论》三卷和《四声等第图》一卷,云:①

> 《切韵指玄论》三卷,《四声等第图》一卷。(案《四声等第图》袁本另行列。此条后云:皇朝僧宗彦撰,切韵之诀也。《通考》与衢本同。)右皇朝王宗道撰。论切韵之学。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其学本出西域,今其法类。本韵字各归于母。帮滂並明、非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彻澄娘,齿音也;见溪群疑,喉音也;照穿床审禅、精清从心邪,舌音也;晓匣影喻,牙音也;来日,半齿、半舌也,凡三十六,分为五音,天下之声总于是矣。切归本母,韵归本等者谓之音和,常也;本等声尽,泛入别等者谓之类隔,变也。中国自齐梁以前此学未传,至沈约以后始以之为文章,至于近时始有专门者矣。

从衢本《郡斋读书志》所叙述《切韵指玄论》内容看,此书"论切韵之学。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明显是一部等韵门法著作。而从"《切韵指玄论》三卷,《四声等第图》一卷"下所加按语知,袁本《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切韵指玄论》"之"《四声等第图》一卷",王宗彦作,且王宗彦是一名僧人。王宗彦虽于史无征,王宗

① 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考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时有两本,袁州本仅四卷,淳祐庚戌番阳黎安朝知袁州刊之,郡斋又取赵希弁家藏书续之,谓之附志;衢州本二十卷,则晁之门人姚应绩所编,淳祐已酉南充游钧知衢州所刊。(见衢本《郡斋读书志》序)下面一段文字摘自衢本《郡斋读书志》。

道却屡见于史籍。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王宗道曾与贾昌朝同朝为官，做过祠部员外郎崇文殿检讨。《宋会要辑稿》第四十七册“仪制三”载：①

> （仁宗景祐）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诏司封员外郎直集贤院贾昌朝、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王宗道、主客员外郎杨安国、屯田员外郎赵希言，并兼允天章阁侍讲，立位在直馆本官之上，仍令内殿起居与修起居注，依官位序立。

《宋史》也有关于王宗道的记载，卷一六二“职官二”：“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杨安国并为崇政殿说书，日轮二员祗候。”卷二八五“贾昌朝传”：“初，昌朝侍讲时，同王宗道编修资善堂书籍，其实教授内侍，谏官吴育奏罢之。”仁宗景祐元年为1034年，假定王宗道当时50岁，他年轻的时候正是北宋太宗和真宗朝。由此我们推测《四声等第图》作者——僧人王宗彦也生活在北宋初年。

《解释歌义》并未明确说王忍公著有《切韵指玄论》或《四声等第图》，但从《解释歌义》现存部分看，王忍公的著作主要是用歌诀形式阐释“切韵”义理。“七言四韵颂”中有“切韵名虽自古流”一句，义曰：“切韵者，翻音之音，盖以上切下，韵合而翻云，因以为称。曰切之为韵，优劣何分？若切者，谓从唇舌牙齿喉五音之上纽弄，归在何音，揩定不移，故名为切。虽此能切之切，亦从广狭通侷韵上而来，不取此义，而今但取五音属在何音，用将为切。故此二名音韵，谓要切得同音之字，是以先举，只用五音，不求八啭。”“忍公是出家之人，故云公，表是释迦家弟子。天竺四姓，出家者皆号释子，谓观智公著撰不群，故于文末用申斯赞。夫说切韵者，自古及今，若要揩准的定，极甚少矣。何故知耳？释曰：盖为根器利钝不同，智解有浅深，亦复有异，何得同共窥瞻韵目，其中精微暗昧不同，却意显智公作精，余人即昧。既有斯理，故如上谈。忍公云：但我多幸得瞻。”接着“琢磨多是错推求”义曰：“非今智公创说，据理不应偏赞，奈以切琢研磨多妄，推寻由我也。”《解释歌义》的上述阐释告诉我们以下事实：“切韵”即反切，王忍公有感于阐发反切门法义理的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

韵书，自古及今，准确恰当的很少，惟有《指玄论》撰著不群，遂就《指玄论》加以推寻。由此可见，《解释歌义》所著录王忍公著作的内容和形式正可概括为“切韵之诀”，这恰与衢本《郡斋读书志》“《切韵指玄论》三卷，《四声等第图》一卷”下按语“《四声等第图》袁本另行列。此条后云：皇朝僧宗彦撰，切韵之诀也”相合。而且这个王忍公和王宗彦同是僧人，同姓王，这不由得使我们大胆推测黑水城发现的这部《解释歌义》所著录的“颂”、“赞”就出自《四声等第图》，其作者王忍公就是王宗彦。

传统上的韵图都附有解释反切门法和义理的歌诀，《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就是典型的例子，王宗彦《四声等第图》当不例外。赵荫棠曾据《郡斋读书志》记载推测《四声等第图》与《四声等子》内容相同，曰：“据《读书志》载有僧宗彦《四声等第图》者，或许与《四声等子》是一类东西。”（赵荫棠：《等韵源流》，77 页。）此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切韵指玄论》作者是王宗道，鲁国尧《〈卢宗迈切韵法〉述评》认为此人当即与贾昌朝同时的王宗道。[①] 但综合考虑反切原理阐述多由释家的传统，王宗道的“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的职位以及王忍公曾从智邦讨论过反切门法等因素，王宗道对反切义理有所发明实是勉为其难。或许《切韵指玄论》也是僧人王宗彦作，王宗道只是托名而已。

《解释歌义》从“唇音切字第七门”开始，且只存王忍公对《指玄论》的“颂”、“赞”和阐发反切义理的歌诀，由《郡斋读书志》我们可称其为“四声等第图”。前面残掉的内容当是《切韵指玄论》，是对智邦《指玄论》的注释、补充以及对等韵门法义理的阐述。如果王宗彦就是王忍公，王忍公当生活在北宋初年，且曾经向智邦请教过门法，是智邦的晚辈。不论是《切韵指玄论》、《四声等第图》或王忍公的“颂”“赞”歌诀，都编定于北宋初年。[②]

---

① 见《〈卢宗迈切韵法〉述评》注释 23，《鲁国尧自选集》第 126 页。《万姓统谱》中还载一王宗道，为宋嘉定进士。嘉定为宋宁宗年号，在 1208—1224 年间，而《郡斋读书志》序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期间相差四十多年。《郡斋读书志》著录的《切韵指玄论》的作者王宗道当非嘉定进士王宗道。因为即使此王宗道进士及第时五十岁，《郡斋读书志》刊刻时他也只有几岁。几岁的孩子在音韵学上有如此的造诣是不可想像的。

② 赵荫棠《等韵源流》把《切韵指玄论》的编纂时间定在北宋、南宋之间。第 124 页：“在南北宋之间，就有所谓《切韵指玄论》出现，书虽不存，想着也不会太简单了。”

下面是《解释歌义》现存部分王忍公的“颂”和“赞”。“颂”按照唇舌牙齿喉五音顺序排列，为原书的 7～11 门；“赞”只存“七言四韵颂”和“七言四韵歌奥”的一部分，后半部卷尾有残佚。如果上文的推论成立，这部分内容可名之为王宗彦《四声等第图》歌诀。

王忍公《四声等第图》歌诀（拟题）

帮非互用稍难明，为偈诸师两重轻。信彼理时宗有失，符今教处事无倾。前三韵上分帮体，后一音中立奉形。凡切直须随等次，唯于内转二无名。

舌音切字第八门　舌头

端透为切四一随，定归本位不抛离。若逢四内双三韵，便证都江丁吕基。于四取四同第四，达人视此理无违。齿头两等成其韵，并切音和故莫疑。正齿两中一韵处，内三外二表玄微。更将照等二为韵，类隔名中但切之。

舌上音切字　颂曰：

知彻澄娘要切磋，四中三二定音和。若将头尾为其韵，类隔从来无喘（舛）讹。齿头两一还同类，两二须归本位窠。正齿只双而作韵，但凭切体不婝婀。

舌音为切理幽微，定字之音悉晓知。唯有韵逢影喻四，音和但切勿生疑。

知澄祖（组）下事幽微，通重兼轻分有之。影喻逢第四母中，总随能切可堪依。

牙音切字第九门

切时若用见溪群 ，精一迎来一自臻。照类两中一作韵，内三外二自名分。齿中十字俱明二。韵下舒宽顺四亲。如所引文声下促，第三切出即为真。

齿音切字第十门

头将四内一为韵，定向两中一上认。四二相违无可呼，四三四四二名振。正音两一还无切，两二二来言必顺。互用皆凭韵次看，已得前悟须归信。

精清从类自为亲，在处应知别立身。长子定居高位主，小儿常作下行宾。尊卑品定还依次，相貌形声不辩（辨）真。虽即久来经隔远，始终元（原）是一家人。

正齿音切字例 颂曰：

正音四一不和平，四二两中一自迎。四四四三凭切道，齿头两一又无声。两中二复为凭切，互用幽深以次明。切韵两中一得一，切单韵二一方成。切双韵只还呼一，切韵俱双见二名。已上照穿床等切，细分歌颂显微精。

喉音切字第十一门

喻切四中一得一，四双随韵必无失。第三四遇四中三，凭切自然分体质。切韵四时见四名，齿头两等得四一。又将喻内四三切，正齿为音取理实。两一之中外转双，若逢内转三无窒。照中二韵切还凭，自古难明今义出。

喻影穿床与照邪，古来学者昧根牙。浮疏岂得超深奥，审谛方能晓互差。凭切定知难作准，见形由自足分拿。因兹剖析玄微后，虹玉随（隋）珠绝颣瑕。

七言四韵 颂曰：

切韵名虽自古流，琢磨多是错推求。因君揩决参差后，的当尘毛义始周。入韵八行王氏括，平声十六智家收。目瞻耳听歌贤者，学进无劳未肯休。

七言四韵歌奥

四句幽微理未精，遣余陈义定宗争。音和返教门方立，类隔分三品始成。问意岂殊江浪覆，答词何异海涛倾。若非和泣朝门侯……（下残）

（三）《解释歌义》中的等韵概念

《解释歌义》"七言四韵颂"涉及了很多等韵学上的概念。无名氏在疏解中做了具体的阐释，概有"切韵"、"类"、"切"、"韵"、"子"、"重轻"、"盈缩"、"宽狭"等。

关于"切韵"："切韵"一词屡见于宋代典籍，《梦溪笔谈》卷十五："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衢本《郡斋读书志》在"《切韵指玄论》三卷，四声等第图一卷"下解题曰："右皇朝王宗道撰，论切韵之学。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从诸书对"切韵"的解释可知，"切韵"即反切。由于等韵学的建立与反切密切相关，

对反切原理的解释一直是等韵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莫友芝《等韵源流》因此甚至把等韵学称为“反切之学”。劳乃宣《等韵一得》则直言“等韵之学为反切设也”。而鉴于“等韵”二字连言不见于宋代典籍，宋代只有“切韵”、“切韵之学”、“切韵图”等名称，鲁国尧曾主张等韵学在明清以前应叫“切韵学”。[①]《切韵指玄论》、《解释歌义》把反切称为“切韵”或“翻音”。[②]“切韵名虽自古流”义曰：“切韵者，翻音之音，盖以上切下，韵合而翻云，因以为称。曰切之为韵，优劣何分？若切者，谓从唇舌牙齿喉五音之上纽弄，归在何音，揩定不移，故名为切。虽此能切之切，亦从广狭通偈韵上而来，不取此义，而今但取五音属在何音，用将为切。故此二名音韵，谓要切得同音之字，是以先举，只用五音，不求八啭。”这段文字还同时解释了“切韵”之“切”和“翻音”之“翻”的具体含义。“切”与“韵”不同，侧重反切中被切字声母的归类，指“从唇舌牙齿喉五音之上纽弄”，“但取五音属在何音，用将为切”，同时取“相切”、“切实”、“确定”义，即“归在何音，揩定不移，故名为切”。而“翻”取本义“飞”和“翻转”、“上、下变动”义，即“翻音之音，盖以上切下，韵合而翻云，因以为称”。关于反切中“反”、“切”二字的具体所指，学界一向有分歧，李元《音切谱》卷二：“盖上一字为反，反即音，而音归于母；下一字为切，切即韵，而韵归于摄。母行各摄之中，而摄总各母次第以为韵，执音转韵，据反定切。”认为“反”与“切”涵义不同，“反”指切上字，“切”指切下字。李汝珍《李氏音鉴》则不同意李元的看法，他引用各家对“反切”的解释，认为“反”、“切”同理。曰：“所谓反切者，盖反覆切摩而成其音之义也。《古今韵会》云：‘一音展转相呼谓之反，一韵之字相摩以成声谓之切，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礼部韵略》云：‘音韵展转相协谓之反，亦作翻；两字相摩以成声谓之切；其实一也。’刘鉴《玉钥匙》云：‘反切二字，本同一理，反即切也，切即反也，皆可通用。’斯言是矣。”通观《解释歌义》对等韵门法的命名，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视被切字与反切上字声类一致与否，其门法往往命名为“某某切”；一是视被切字与反切下字等第一致与否，其门法往往命名为“通广”、“偈狭”、“内外”等。换句话说，一种反切体例归于何种门法，体现了对于被切字与反切上字、下字之间关系的侧重。在“喉音切字第十一门”中有一例，喻母为反切上字，照系三等

---

① 鲁国尧：《〈卢宗迈切韵法〉述评》，见《鲁国尧自选集》，82～125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② “反切”二字连用始于南宋魏了翁（鹤山先生）的《师友雅言》。汉魏、唐朝只称“反”，六朝兼称“切”。

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喻母三等或四等，这一反切体例符合“通广”门法，而《解释歌义》不谓之“通广”，却统称为“凭切”，就是针对被切字声母而言的。这一点在“切韵名虽自古流”的疏解中也解释得非常清楚：“然此韵上亦乃属于五音之义，今且不取，而但随于广狭、通侷、内外之处以明其韵，盖缘韵是同类之义，谓要切得韵中同类之义字，是以只用广等，不取五音，乃名为韵。”意即“广狭、通侷、内外”等门法虽然也可以从声母角度命名，但因为被切字主要与反切下字属于同一韵类，所以从被切字与反切下字等第一致的角度命名。可见“切韵”之“切”，就是指反切上字，“韵”指反切下字。如此，实源自“切韵”之“切”的“反切”之“切”的具体含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所谓“类”：凡声类、等、重轻、开合之类都可称为类。“切韵名虽自古流”义曰：“言类者，声类、等、重轻、开合之类。”

关于“切”、“韵”、“子”：“切”指反切上字，“韵”指反切下字，“子”指被切字，这在《解释歌义》中非常明确。“切韵名虽自古流”义曰：“又云切者，亲也。谓与所切之字同归一母，又是一音，故名为亲也。韵者，顺也。要与阴类相顺，方有所切之字。”“又云：切属律，同母表音；韵属吕，同父表阳，即是父母阴阳和合之时，方有子，有所切之字。”我们通过无名氏在“七言四韵歌奥”的“答词何异海涛倾”一颂的疏解中对“音和”所做的具体解释亦可了解“切”、“韵”、“子”这三个概念的含义，曰：“音和者，切与韵并子等第居同，切与子上归一母，韵与子下归一韵，名音和切。”此外，等韵学产生伊始即把声韵同阴阳、律吕相比附，有时区别声类为阴阳，有时区别声调为阴阳，有时区别主元音的弇侈为阴阳等。《解释歌义》于此用“阴”与声母相配，“阳”与韵母相配。

关于“等”：“等”的概念大概产生于唐代，目前见到最早的提及“等”的材料是“守温韵学残卷”中的《四等重轻例》。[①]《解释歌义》分韵为四等，这与中古其他韵书有一致性，但一如中古韵书，《解释歌义》未就各等之间的细微区别做些许说明。关于四等之间的区别，学界比较认可的解释是江永在《音学辨微》第八“辨等列”中做出的，即“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认为等的区别在于开口度的大小。

关于“重轻”：较早的等韵图即有“重轻”概念，郑樵《通志・七音略》各图有“重

①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下），见《汉语音韵论文集》，796～8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中重”、“重中轻”、“轻中轻”、“轻中重”等名目。《四声全形等子》各图则有“重少轻多韵”、“全重无轻韵”、“重多轻少韵”、“轻重俱等”等名目。惜各书未作明确的解释，使得后代学者对“重轻”概念迷惑不解。陈澧《切韵考》云：“何谓重、何谓轻，绝无解说，茫无凭据，皆可置之不论也。”元明以后的韵书如刘鉴《切韵指南》、章黼《韵学集成》、吕坤《交泰韵》、顾炎武《音论》、段玉裁《六书音韵表》、梁僧宝《切韵求蒙》、庞大坤《等韵辑略》等也都谈及“重”、“轻”，梁僧宝《切韵求蒙》更以“重”、“轻”标图、辨音，曰：“开合中又别轻重，凡开口多重而亦有轻，合口多轻而亦有重，其重者有五科：曰重中重，曰重中重而内重，曰重中重而内轻、曰重中轻、曰重中轻而内重；其轻者为四科：曰轻中轻、曰轻中轻而内重、曰轻中重、曰轻中重而内轻。郑氏《七音略》分析最详，今用其法更细订之。”清代庞大坤《等韵辑略》卷下为“皇极经世声音表”所做注释，注意到“开合”与“重轻”的关系，曰：“《七音略》凡上一字言重者俱开口，言轻者俱合口。东江鱼重中重，则亦开口；凡轻中轻则亦合口也。”元明韵书所揭示的“开合”与“重轻”的联系，基本接近“重”、“轻”概念的本质，对“重”、“轻”做出详细而精确的解释是20世纪30年代罗常培《释重轻》一文。此文明确说“重轻者，固与开合异名而同实”。[1]

《解释歌义》明确说“重”指开口，“轻”指合口。“为侷诸师两重轻”义曰：“……致得两重轻，开口成重，合口成轻，故曰是两重轻也。”而“前三韵上分帮体”义曰：“前三者，是重中重韵。帮体者，是帮滂並明母中字，在前三韵。所收于平声五十九韵，并上去入声共有二百七韵，在于二百零七韵之中分一百七十四韵，故名前三韵。”“后一音中立奉形”义曰：“后一音者，是轻中轻韵。立奉形者，是非敷奉微母中字，在于后一韵中。所收于平声五十九韵，并上去入声共有二百七韵，在于二百七韵内分三十三轻韵，故名后一音也。”由此可见，《解释歌义》中不仅把“重轻”分为“重中重”、“轻中轻”韵，“重韵”、“轻韵”还有具体的数目。所分的二百零七韵共有一百七十四属“重韵”，三十三属于“轻韵”，即一百七十四属开口韵，三十三属合口韵。《解释歌义》关于“重轻”的论述不仅可以补证罗常培的说法，还应算是关于“重轻”概念最早的、最为明确的解释。

关于“开合”：近代等韵学往往根据介音把中古的“开合”细分为四，即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而具体到“开合”的区别，一般认为在于不圆唇与圆唇。如江永《音学辨微》第七“辨开合口”：“音呼有开口合口，合口者吻聚，开口者吻不

① 罗常培：《释重轻》，载史语所集刊第二本四分，1932。

聚也。"《解释歌义》对"开合口"虽未作明确解释，但从其行文所指看，开音重、合音轻，当与其他韵书概念一致。

关于"盈缩"：中古其他韵书很少涉及这一概念，《解释歌义》中用"盈缩"与"音和"相连，"盈缩音和"指"切"与"韵"等第一致的音和。如"音和返教门方立"义曰："忍公问：九鱼是何切？答曰：是音和切。又问曰：音和自无盈缩，何者名盈？何者名缩？何者名阴？何者名阳？何者名律？何者名吕？何者名父？何者名母？""答词何异海涛倾"义曰："……前来问盈缩音和、宽狭类隔两段之义，今先答盈缩音和，次答宽狭类隔。音和者，切与韵并子等第居同，切与子上归一母，韵与子下归一韵，名音和切。音和切者，一得一，二得二，三得三，四得四，切与韵顺，故曰是盈缩音和也。"意思是"盈缩音和"与"宽狭类隔"是一对概念。在有"类隔"切的唇音类、舌音类、齿音类中，存在被切字与反切下字等第不一致的情况，如果等第一致，即反切下字是一等，所切字也为一等；反切下字是二等，所切字也为二等；反切下字为三等，所切字也为三等；反切下字为四等，所切字也为四等，这样切与韵顺，就叫做"盈缩音和"。而像牙音类、喉音类和半舌、半齿没有"类隔"切，就无所谓"盈缩音和"，所以无名氏在下文解释说："见溪群疑、晓匣影喻、来日，自无盈缩之义也。"

关于"宽狭"：《解释歌义》中"宽狭"与"类隔"相连，"宽狭类隔"与"盈缩音和"相对，指唇音、舌音、齿音类中帮非、端知、精照等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声类相违的反切。如"类隔分三品始成"义曰："忍公问：丁吕是何切？答曰：是类隔切。又问曰：类隔切者，各有宽狭二义，何者名宽？何者名狭？何者名类？何者名隔？何者名三类？何者名三隔？""答词何异海涛倾"义曰："类隔者，切与韵等第不同，名隔；子与切母不同，名类。三类者，一者纯类，二者等类，三者即不和之切也。三隔者，一者纯隔，二者等隔，三者即是不和之切也。又云：上归二母名宽，下归一韵名狭，韵切相违，故曰是宽狭类隔也。帮非、端知、精照，各有宽狭二义也。见溪群疑、晓匣影喻、来日，自无盈缩之义也。"

（四）《解释歌义》中的早期等韵门法

关于等韵门法，一般认为肇端于宋人张麟之，[1]集大成于元代刘鉴《切韵指

①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30页述："门法之产生，可以说是由宋人张麟之启其端，后代续有继作，至明代真空和尚手中而臻于完备。"

南》和明释真空的《直指玉钥匙门法》。《四声等子》有门法十一：音和、类隔、窠切、振救、正音凭切、互用门凭切、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母寄韵、双声、叠韵等；《切韵指掌图》有门法九：凭韵、内外转、往来、双声、叠韵、广通、侷狭、类隔、音和等；《切韵指南》有门法十三：音和、类隔、窠切、轻重交互、振救、正音凭切、“精”“照”互用、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寄凭切、通广、侷狭、内外等；真空《直指玉钥匙》有门法二十：音和、类隔、窠切、轻重交互、振救、正音凭切、“精”“照”互用、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寄凭切、通广、侷狭、内外、“麻”韵不定、前三后一、“精”“照”寄正音和、就形、创立音和、开合、通广侷狭等。通过以上比较可知，刘鉴的十三门法可谓集门法之大成，真空的二十门法尽管名目很多，但只是在刘鉴基础上把一些声类单立出来。沈括《梦溪笔谈》曰：

> 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切须归本母，韵须归本等。切归本母，谓之“音和”，如“德红”为“东”之类，“德”与“东”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轻中轻。本等声类泛入别等，谓之“类隔”，虽隔等须以其类，谓唇与唇类，齿与齿类，如“武延”为“绵”，“符兵”为“平”之类是也。韵归本等，如“冬”与“东”，字母皆属“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声，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韵也，以其归“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声；“东”字乃“端”字中第三等声，故“德红”切，“红”字第三等韵也，以其归“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声。又有互用借声，类例颇多。大都自沈约为四声，音韵愈密。然梵学则有华、竺之异，南渡之后又杂以吴音，故音韵庞駮，师法多门。

这段话尽管讲得非常笼统，但却讲到了门法，而且提到自沈约四声，音韵愈密，可推想启等韵门法之端者要早于宋人。而通过《解释歌义》我们可知，10世纪《指玄论》已经出现了后代绝大多数等韵门法的内容，包括门法名目，而且论述非常明确系统。可以这样说，《解释歌义》为我们揭开了等韵门法的本源。这部书重新面世，为我们澄清了许多关于等韵门法的模糊概念，可为进一步理解反切拼切原理提供参照。

《解释歌义》所展现的等韵门法概言之有12门，即音和、类隔、互用、窠切、能切、振救、寄韵、凭切、广通、侷狭、内外、交互为韵等。下面就每一门法的定义及与五音相关的具体内容陈述如下。

1　音和

传统等韵学上的“音和”是指反切中被切字的读音与反切上字的声母及反切下字的韵母、声调和等完全相和。正如《四声等子》卷首“辨音和切字例”所言：“凡切字以上者为切，下者为韵，取同音、同母、同韵、同等四者皆同，谓之‘音和’。”袁子让《字学元元》：“盖音和者，以音和声，音凭其切，声凭其韵，故切字门法，以音和为其余十二门法则，或离切求韵，或离韵求切，互相枘凿，学者难明。故立门法者不敢据己见，亦袭故而胪列之尔。然考六经载籍，作音和切音十七；作十二门法切者十三。于此便见音和之为正矣。”沈括《梦溪笔谈》也曾谈及“音和”：“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切须归本母，韵须归本等。切归本母，谓之‘音和’，如‘德红’为‘东’之类，‘德’与‘东’同一母也。’”真空《直指玉钥匙门法》：“音和者，谓见溪群疑此四母下字为切，随四等韵去，皆是音和。故曰：‘切时若用见溪群，四等音和随韵臻。如古洪切公字，古行切庚字，起俱切区字，古贤切坚字之类是也。’”真空的解释以见母为例，“音和”的内涵与其他人还是一致的。《解释歌义》中“音和”的概念与传统等韵学上基本一致。在“七言四韵歌奥”的“答词何异海涛倾”一颂的疏解中，无名氏对“音和”做了具体的解释：“音和者，切与韵并子等第居同，切与子上归一母，韵与子下归一韵，名音和切。”

此外，《解释歌义》中“音和”和“类隔”的概念内涵较晚期门法要宽泛得多，凡反切上字与被切字等第、声母一致的反切，都称之为“音和”；凡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等第不一致，最后使得被切字与反切上字声母不同的，都称之为“类隔”。所以像“窠切”、“能切”等门法也可统称为“音和”。参见“窠切”、“能切”。

(1)唇音类“音和”关涉的具体内容

“唇音切字第七门”涉及“音和”的歌诀共有三处。一是“前三韵上分帮体”，义曰：“如用帮等中字为切，用前三为韵，即切本母下字，为音和。”即反切上字为帮系字，反切下字也是帮系字，所切字仍为帮系字，此为音和。

二是“后一音中立奉形”，义曰：“如用非等中字为切，用后一音为韵，即切本母下字，为音和。”即反切上字为非系字，反切下字也为非系字，此为音和。

三是“凡切直须随等次”，义曰：“如用帮等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一字，为音和，莫崔切枚是也。”意思是反切上字为帮系字，下字为精系一等韵字，所切字为帮系一等字，此为音和。

(2)舌音类“舌头”中“音和”关涉的具体内容

“舌音切字第八门”中“舌头”音所涉及“音和”门法的颂共有三处：

一是“端透为切四一随”，义曰：“如用归端透定泥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一字，为音和，如德红切东。故曰：‘定归本位不抛离也。’”即如用端系字为反切上字，用一等韵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端母一等字，这是音和。

二是“于四取四同第四”，义曰：“如用归端透定泥字为切，将四等中第四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四字，为音和，丁鱼切战[①]是也。”即端系四等字为反切上字，四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端母四等字，如丁鱼切战。“丁”、“鱼”、“战”皆为四等字。

三是“齿头两等成其韵”，义曰：“如用归端透定泥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第二字俱为韵，[②]并切本母下字，为音和，如都宗冬，徒四切地。故曰：‘并切音和故莫疑。’”义即用端系字为反切上字，用精清从心邪两等(精清从心只有一、四等)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端系字，如都宗切冬。此为音和。

(3)舌音类“舌上”中“音和”关涉的内容

“舌音切字第八门”中“舌上音”所涉及“音和”门法仅有一处，即“四中三二定音和”，义曰：“如用归知彻澄娘等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二，如陟交嘲；第三字为韵，即[切]本母下字，为音和，如陟鱼猪是也。”意思是用知系字为反切上字，用四等中二等、三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知系字，如陟交切嘲、陟鱼切猪。此为“舌上音”中的“音和”。

(4)牙音类“音和”所关涉的内容

“牙音切字第九门”所涉及“音和”门法仅有一处：

“精一迎来一自臻”，义曰：“如用归见溪群疑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一字，为音和。如古三切甘是也。”即用见系字为反切上字，精清从心邪两等中一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见系一等字，如古三切甘。此为牙音类“音和”。

---

① “鱼”当为“兼”字之误。《广韵》：战，丁兼切。

② “第一、第二字”，是就每个字在韵图中的排列顺序而言的，不一定与等相当。

(5)齿音类“齿头”中“音和”关涉的内容

“齿音切字第十门”中“齿头”类所涉及“音和”门法共有两处：

一是“头将四内一为韵”，义曰：“如用归精清从心邪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一字，为音和，如借官切钻。故曰：‘定向两中一上认也。’”义即如果用精系字为反切上字，用一等字为反切下字，那么所切字为精系一等字，如借官切钻。此为齿头音一等字的“音和”。

二是“两二二来言必顺”，义曰：“又如用精清从心邪中字为切，将照穿床审禅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二字，为音和，如疾之切慈是也。”即如用精系字为反切上字，用照系（只有二、三等）三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精系四等字，如疾之切慈。此为齿头音四等字的“音和”。

(6)齿音类“正齿”中“音和”关涉的内容

“齿音切字第十门”中“正齿音切字”所见“音和”门法有一处：

“四二两中一自迎”，义曰：“如用归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二字，为音和，如所奸切删是也。”意思是反切上字用照系字，反切下字用照系二等字，则所切字为照系二等字，这是正齿音的“音和”。

(7)喉音类“音和”关涉的具体内容

“喉音切字第十一门”所见“音和”门法共有四处：

一是“喻切四中一得一”，义曰：“如用晓匣影喻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一字，为音和，如与改切朌是也。”义即用晓系字为反切上字，四等中一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晓系一等字。此为喉音类“音和”。

二是“四双随韵必无失”，义曰：“如用晓匣影喻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第二字，为音和也，五碞。”义即用晓系字为反切上字，四等中二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晓系一等，如五咸切碞。此为喉音类“音和”。

三是“切韵四时见四名”，义曰：“如用晓匣影喻中第四字为切，将四等中第四字为韵，即切第四，为音和，如余倾切营是也。”即用晓系中四等字为反切上字，四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晓系四等，如余倾切营。此为喉音类“音和”。

四是“齿头两等得四一”，义曰：“如用晓匣影喻中字为切，将精等中第一为韵，切得第一字，如夷在切佁；如第二为韵切得第四，如以浅演，俱为音和也。”即用晓

系字为反切上字，精系一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晓系一等，正如夷在切佁；如用精系四等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晓系四等，如以浅切演。这两种情况均为喉音类“音和”。

2 类隔

传统等韵学上的“类隔”是与“音和”相对的概念，指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等第不同，或被切字与反切上字声类不同的反切。《切韵指掌图》“检例下”：①

> 凡切字以上者为切，下者为韵，取同音同母同韵同等四者皆同谓之音和。取唇重唇轻、舌头舌上、齿头正齿三音中清浊同者谓之类隔。

《切韵指掌图》“类隔切”：②

> 丁吕切贮字，缘用丁字为切，丁字归端字母，是舌头字。用吕字为韵，吕字亦是舌头字，所以切贮字。贮字虽归知字母，缘知字与端字俱是舌头中纯清之字。诗云：“类隔傍求韵”者，此也。

沈括《梦溪笔谈》：“本等声类泛入别等，谓之‘类隔’，虽隔等须以其类，谓唇与唇类，齿与齿类，如‘武延’为‘绵’，‘符兵’为‘平’之类是也。”《四声等子》“辨类隔切字例”与《切韵指掌图》同，即：“凡类隔切字取唇重唇轻、舌头舌上、齿头正齿三音中清浊者谓之类隔。如端知八母下一四归端，二三归知，一四为切，二三为韵，切二三字，或二三为切，一四为韵，切一四字是也。”真空《直指玉钥匙门法》仅指端、知两组字切语的互用：“类隔者，谓端透定泥一、四为切，韵逢二、三便切知等字。知彻澄娘二、三为切，韵逢一、四却切端等字。故曰：‘一四端泥三二知，相乖类隔已明之。’如都江切桩字，丁弓切中字，浊干切坛字，知经切丁字之类是也。”

《解释歌义》无名氏疏解中“类隔”含义与传统等韵学一致。无名氏“答词何异海涛倾”一句解释道：“类隔者，切与韵等第不同，名隔；子与切母不同，名类。三类者，一者纯类，二者等类，三者即不和之切也。三隔者，一者纯隔，二者等隔，三者即是不和之切也。”由此，“类”与“隔”细究起来还有区别，“类”具体指被切字与反

①② 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宋绍定刻本。

切上字声类不同，而“隔”则指被切字与反切下字等第不同。但在《解释歌义》王忍公的“颂”“赞”中，“类隔”门法却只涉及舌音切字，显然又与真空的《直指玉钥匙门法》内涵一致。其道理很简单，《解释歌义》中与“类隔”相当的概念还有“互用”，“互用”也指被切字和反切下字与反切上字等第、声类不同的反切。在“互用幽深以次明”一颂的“义”的疏解中，无名氏明确指出：“互用者，是古类隔也。”说明“互用”这一概念的产生要晚于“类隔”。与“类隔”指舌音切字不同，“互用”实指唇音切字和齿音切字的类隔。“类隔”门法的设立，表现的实际是古代端、知相混的痕迹，正如清人汪曰桢在《四声切韵表补正》中所言：“隔类亦称类隔。齿音或以正齿切齿头，齿头切正齿亦间有之。盖古音有舌头无舌上，有重唇无轻唇，有正齿无齿头，而齿音多近舌音。反切初起在汉魏间，古音犹未尽变。故今以为类隔者，在当日未尝非音和也。后世古音渐失，又有流变，则端透定泥与知彻澄娘，帮滂並明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与照穿床审禅，皆划然如楚越矣。”“类隔”门法命名后，语音又有流变，产生了诸如帮滂並明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与照穿床审禅的分化，因此只好另立“互用”门法，表现唇音切字和齿音切字的类隔。由此我们不仅可了解到帮、非和精、照的分化要晚于端、知，还可明白无论是门法的设立还是门法的内涵本身都是随语言的演变而变化的。

(1)舌音类“舌头”中“类隔”关涉的内容

“舌音切字第八门”中“舌头”音涉及“类隔”门法共有三处：

一是“若逢四内双三韵”，义曰：“如用归端透定泥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二第三为韵，即切知等中字，为类隔。都江椿，丁吕切贮是也。”三十六字母的“端透定泥”和“知彻澄娘”同属中古舌音类，前者为“舌头”音，后者为“舌上”。这两组声类是在反切创制之后分化的，舌头音端系只有一、四等，舌上音知系只有二、三等。因此拼读反切时，如果反切上字为端系字，反切下字是二等或三等，则所切字变读为有二、三等的知系字，如丁吕切贮。这就是“舌头”与“舌上”音之间的类隔。无名氏在“便证都江丁吕基”中有进一步解释，清楚地说明了称其为“类隔”的原因：“此证明都江、丁吕之类隔也。缘‘都’字是舌头字，切得‘椿’字是舌上，二字俱是舌音，故曰类也。又‘都’字是第一字，‘江’是第二字，故名隔也。”

二是“更将照等二为韵”，义曰：“如用归端透定泥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知等中字，为类隔。如得章切张也。故曰：‘类隔名中但切之。’”即用端系字为反切上字，用照系中三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知系字，如

得章切张。此处所论述的“类隔”义理与“若逢四内双三韵”相同，只是反切下字具体到了审穿禅床照。照系字特别之处在于与知系字一样，也只有二、三等。

三是“正齿两中一韵处”，义曰：“正齿者，审穿禅床照也。两者，两等也。一者，第一。如用归端透定泥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一字为韵，若外转切第二字，如德山切譠；如内转切第三字，如丁黼切知，俱切知等字，为类隔也。故曰：内三外二表玄微，此结上义也。”指反切上字为端母字，反切下字为照母二等字，若是外转，即逢江山梗假效蟹咸臻韵部字，所切字为知系二等字，如德山切譠；若是内转，即逢深曾止宕果遇流通韵部字，所切字为知系三等字，如丁黼切知。由于端母没有二、三等字，只有一、四等，所切字二、三等字的声类就必须是知母，这符合“类隔”门法的体例。所以有“俱切知等字，为类隔也”的说法。同时其中又包括“内外”门法，参见“内外”。

(2)舌音类舌上音中“类隔”关涉的内容

“舌音切字第八门”中舌上音所涉及“类隔”门法共有两处：

一是“若将头尾为其韵”，义曰：“头者第一，尾者第四也。如用归知彻澄娘等中第一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一、第四字为韵，即切端等中字，为类隔。如头者，女沟糯；尾者，澄丁庭。故曰：‘类隔由来无喘(舛)讹也。’”即反切上字为知系二等字，反切下字为一等或四等，由于知系字只有二、三等，所切字为一、四等端系字。“颂”中的“头”指一等字，“尾”指四等字，如女沟切糯，“沟”为一等字；澄丁切庭，“庭”为四等字。此为舌上音的“类隔”。

二是“齿头两一还同类”，义曰：“如用归知彻澄娘等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端等中字，为类隔，如娘尊切麐，驰草切道是也。”义即反切上字为知系字，反切下字为精系一等字，所切字为端系字，如娘尊切麐、驰草切道。此处所论述的“类隔”义理与“若将头尾为其韵”相同，只是反切下字具体到了精清从心邪。精系字与端系一样也只有一、四等字。

3　互用

后期的等韵门法很少单独论及“互用”门法，《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和真空《直指玉钥匙》只存“‘精’‘照’互用”门。统观《解释歌义》，“互用”与“类隔”两概念大体相当，都是与“音和”相对的概念，指反切下字与反切上字等第不同，或被切字与反切上字声类不同的反切。在“互用幽深以次明”一颂“义”的疏解中，无名氏明确

指出："互用者，是古类隔也。"说明"互用"这一概念的产生要晚于"类隔"。《解释歌义》"类隔"主要指舌音切字，"互用"指唇音切字和齿音切字。

(1)唇音类"互用"关涉的内容

"唇音切字第七门"涉及"互用"门法共有三处：

一是"帮非互用稍难明"，义曰："互用者，是切脚之名。唇音下有三名切字，一名吴楚，二名类隔，三名互用。"

二是"前三韵上分帮体"，义曰："是重中重韵。帮体者，是帮滂並明母中字，在前三韵。所收于平声五十九韵，并上去入声共二百七韵，在于二百七韵之中分一百七十四韵，故名前三韵。如用帮等中字为切，用前三为韵，即切本母下字，为音和。复用帮等中字为切，用后一音为韵，即切非等中字，为互用也。"意即反切上字用帮系字，反切下字为非系字，所切字为非系字，此为互用。

三是"后一音中立奉形"，义曰："后一音者，是轻中轻韵。立奉形者，是非敷奉微中字，在于后一韵中。所收于平声五十九韵，并上去入声共有二百七韵，在于二百七韵内分三十三轻韵，故名后一音也。如用非等中字为切，用后一音为韵，即切本母下字，为音和。复用非等中字为切，将前三韵为韵，即切帮等中字，为互用也。"意即反切上字为非系字，反切下字为帮系字，则所切字为帮系中字，此为互用。

(2)齿音"齿头音"中"互用"关涉的内容

"齿音切字第十门"齿头音中涉及互用门法共有三处：

一是"四三相违无可呼"，义曰："四者，四等。二者，第二也。相违者，互用也。如用归精清从心邪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照等中字，为互用，如昨闲虥是也。"中古汉语齿音分两类，齿头音精清从心邪，正齿音照穿床审禅，齿头音只有一、四等，正齿音有二、三等，如用精系字为反切上字，二等字为反切下字，由于精系只有一、四等，因此所切字变读为照系字。如昨闲切虥，"昨"为从母一等，"闲"为匣母二等字，被切字"虥"为床母二等字。此为互用。

二是"正音两一还无切"，义曰："正音者，正齿音也。两者，两等也。一者，第一也。无切者，互用也。如用精清从心邪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照等中字，为互用，如子监覱。"意即用精系字为反切上字，照系二等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照系字。如子监切覱，"子"为精母三等，"监"为见母二等，被

切字“覽”则为照母二等字。此为互用。

三是“互用皆凭韵次看”，义曰：“此互用即看于韵，照等第一，四等第二字为韵，俱成互用也。”此句是对上面两种情况的总结，“照等第一”是指照系二等字，“四等第二字”是指所有的二等韵字，它们作为反切下字与精系字相切，所切字皆为照系字，这两种情况都属于齿头音的互用。

(3)齿音“正齿”中“互用”关涉的内容

"齿音切字第十门”中正齿音切字涉及互用门法共有三处。

一是“正音四一不和平”，义曰：“正音者，正齿音也。四者，四等也。一者，第一。不和平者，互用也。如用归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一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精等字，为互用也。”意即反切上字为照系二等，反切下字为一等韵字，由于照系字只有二、三等，那么所切字变读为精系字，此为互用。

二是“齿头两一又无声”，义曰：“如用归照穿等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精等中字，为互用也，如侧沟聚[①]是也。”即反切上字为照系字，反切下字为精系一等字，则所切字为精系字。如侧沟切棷，“侧”为庄母三等，“沟”为见母一等，被切字“棷”为精母一等。此为互用。

三是“互用幽深以次明”，义曰：“互用者，是古类隔也。此切幽深，智远以逐韵明也。”

4　寱切

传统等韵学上的“寱切”是针对韵图中精系四等与实际不合，拼切时应复归它的本位三等，然后与反切上字知系字相切而提出的。《四声等子》“辨寱切门”：“知母第三为切，韵逢精等影喻第四，并切第三等是也。”《解释歌义》中“寱切”的内涵与此一致。在“舌音切字第八门”中舌上音切字的颂曰：“齿头两一还同类，两二须归本位寱。”对下一句，无名氏解释曰：“两者，两等也。二者，第二也。如用归知彻澄娘等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字，为音和，如丑小切巐是也。”是指知系为反切上字，精系四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知系三等

---

① 此“聚”应为“棷”，《广韵》：“聚，直由切”，澄母尤韵三等；而“棷”，《广韵》：“子侯切”，精母侯韵一等。

字的反切。这种门法古人之所以独立为“窠切”,其原因概为:一般认为精系字只有一、四等,而知母只有二、三等字,如用精母四等为反切下字与知系字相切,按照类隔门法,所切字为应为端系字。但事实上,精系四等只是韵图上的分类,实际音应为三等,这样如遇到精系四等字应作三等拼切。即如无名氏所解释的,如果用韵图上为四等实为三等的精系字作反切下字与知系反切上字相切,所切字为知母三等。从声母的角度看,上字为知系,被切字仍为知系,这符合“音和”门法,因此无名氏又名之为“音和”。

此外,真空《直指玉钥匙》把知母字与影喻四等相切,所切字为知母三等的情况也归为“窠切”,歌诀曰:“知逢影喻知邪四,窠切凭三有定基。”《解释歌义》则把这种情况另立一门,名之为“能切”。可见稍后的等韵门法把“能切”一门与“窠切”合并了。

5 能切

《解释歌义》以外讲门法的韵书很少涉及“能切”一门。根据《解释歌义》,“能切”门法专指影喻四等作为反切下字与知系相切时,由于韵图上的影喻四等实为三等,所切字为知系三等。这种“能切”体例与《四声等子》“辨窠切门”体例相当,即“知母第三为切,韵逢精等影喻第四,并切第三”。据此,我们想定后期等韵门法把“能切”并人了“窠切”门。《解释歌义》在“舌音切字第八门”“舌上音切字”中,颂“舌音为切理幽微”之前有一段疏解阐明了立“能切”门法的缘由:“已此舌音解毕,未尽其理。前文言四等中第四字为韵之时,成于类隔。今将四等中影喻母下第四字为韵,即成于能切,故列后音。”意思是,至此本来舌上音已经说明完毕,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如用知母为反切上字,影喻四等为反切下字,不应按类隔相切,而应为“能切”,所以后边补充说明。接下来的八句颂为:“舌音为切理幽微,定字之因悉晓知。唯有韵逢影喻四,音和但切勿生疑。知澄祖(组)下事幽微,通重兼轻分有之。影喻逢第四母中,总随能切可堪依。”无名氏针对第三句疏解曰:“如用归知彻澄娘等中字为切,将影喻母下第四字为韵,即切本母下字为能切,不以为类隔,如竹益黐,丑延脡。故曰:‘音和但切勿生疑。’此句假作音和之切,谓古师晦昧,不达所能切,今智邦解释分剖玄奥之理也。”

6 振救

传统等韵学上的“振救”门法是指用精清从心邪五母字为反切上字,用三、四

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精系四等字。如《四声等子》“辨振救门”：“精等五母下为切，韵诸母第三，并切第四，是名振救。”《解释歌义》“振救”门法出现于“齿音切字第十门”，颂曰：“四二相违无可呼，四三四四二名振。”无名氏就后一句疏解曰：“四者，四等也。三者，第三。又四者，亦是四等也。又四者，第四也。二者切得第二字为音和也。如用归精清从心邪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三字（如相居胥），第四字为韵（息绢选），即切本母下第二字，为音和也。”即反切上字为精系字，三等或四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精系四等字。原因是精系三等在韵图上统列为四等。按照无名氏的疏解，就声母而言，精系字为反切上字，三、四等字为反切下字，而没有读照系反读精系可谓“音和”。

真空《直指玉钥匙门法》关于“振救”歌诀曰：“四三还归四名振，切一韵三四二陈。”与《解释歌义》的歌诀相对照，它们乃一脉相承。

7 寄韵

传统等韵学上所谓“寄韵”门法是指反切上字为照穿床审禅五母三等字，反切下字为诸母一等字，所切字为照系三等的反切。《解释歌义》“寄韵”门法的内涵与此一致。“齿音切字第十门”“正齿切字例”中第一句颂曰：“正音四一不和平。”无名氏义曰：“……又如用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二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字第二，为寄韵，士诟切鲰是也。”意思是反切上字为照系三等，反切下字为一等字，所切字即为照系三等。

8 凭切

《四声等子》把“正音凭切”和“寄韵”合在一起解释，“辨正音凭切寄韵门法例”曰：“照等五母下为切，切逢第二，韵逢二三四，并切第二，名正音凭切门。切逢第一，韵逢第一，只切第一，名互用门。切逢第三，韵逢一三四，并切第三，是寄韵凭切门。单喻母下为切，切逢第四，韵逢第三，并切第四，是喻下凭切门。又日母下第三为切，韵逢一三四，便切第三，是日母寄韵门法。”刘鉴《切韵指南》所附《门法玉钥匙》等晚期等韵门法则干脆把“寄韵”与“凭切”合称为“寄韵凭切”，指的是反切上字为照系，反切下字为一、四等，所切字为照系三等字的反切。《门法玉钥匙》曰：“寄韵凭切者，谓照等第二为切，韵逢一、四并切照二。言虽寄于别韵，只凭为切之等也。故曰寄韵凭切。”纵观照系字的“寄韵”和“凭切”确有共同点，即反切上字为照系，切下字不管是一等还是三、四等，所切字均为照系三等。两者所不同的

是,“寄韵”专指反切下字是一等韵字,“凭切”则指反切下字是三等或四等韵字。正是因为主要就照系字而言的“寄韵”和“凭切”有此共同点,所以晚期等韵著作遂把二者合二为一了。至于以喻母字为反切上字的“凭切”,因与此体例不合,晚期等韵著作遂单列为“喻下凭切”。

《解释歌义》中“凭切”门法是指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等第不一致时,被切字的等第依凭切上字的等第而定的反切。正如无名氏在“齿音切字第十门”之“照中二韵切还凭”句疏解的:“音与切平曰凭切。”

《解释歌义》“凭切”门法首先见于“舌音切字第九门 舌上音切字”中“正齿只双而作韵”,义曰:“正齿者,审穿禅床照也。只者,第一。双者,第二也。如用归知彻澄娘等中字为切,将照穿床审禅两等中第一、第二字俱为韵,即为凭切。如一者,陟山譠;二者,陟输切猪是也。故曰:但凭切体不媕婀,此句结上文也。”意即反切上字为知系字,反切下字为照系二、三等字,所切字依切上字为知系几等。

其次见于“齿音切字第十门”的“正齿切字例”,一是“四四四三凭切道”,义曰:“如用归审穿禅床照中字为切,将四等中第三字为韵,如士尤愁,市流切雠,第四字为韵(如崇玄切犭句,山幽切掺[犙],出幽[犨]),俱为凭切也。”意思是反切上字为照系字,反切下字为三等字,所切字为照系三等;反切上字为照系,反切下字为四等字,所切字也为照系三等。此为凭切。二是“两中二复为凭切”,义曰:“两者,两等也。二者,第二也。如用归照等中字为切,将精等中第二字为韵,即为凭切,如充自切痓是也。”即反切上字为照系,反切下字为精系四等字,所切字为照系三等。此为齿音凭切。

再次,“凭切”门法见于“喉音切字第十一门”,颂曰:“第三四遇四中三。”义曰:“如用晓匣影喻母中第三第四为切,将四等中第三字为韵,即为凭切。如余廉盐,与久酉,余救幼,余六育,余两养,已此五对。故曰:‘凭切自然分体质。’”意即反切上字为晓系三、四等,反切下字为三等字,所切字为晓系三等或四等。此为喉音凭切。颂曰:“照中二韵切还凭。”义曰:“照者,照穿床审禅。二者,第二也。如用喻等中字为切,将照等第二字为韵,即切为凭切。音与切平曰凭切。如蘧支为,又悦吹蕍是也。”即反切上字为喻母字(不包括晓匣影),反切下字是照系三等字,所切字为喻母三等或四等。其原因概为喻母与晓匣影母不同,韵图将本属于三等的喻母字有些列于三等,有些列于四等。这样,当喻母字做反切上字时,混用三等或四等,而与三等韵的反切下字相拼,所切字就要与反切上字的等第一致,为喻母三等

或四等。

从上文的叙述可知，早期“凭切”门法是指被切字的等第依凭反切上字而定的反切，即“音与切平曰凭切”。涉及到舌上音中反切上字为知系，反切下字为二、三等字，所切字依切上字等第为知系几等；正齿音中反切上字为照系，切下字为四等韵，所切字为照系三等；切上字为照系，切下字为精系四等，所切字为照系三等。还涉及到喉音中反切上字为晓系三、四等，切下字为三等，所切字为晓系三、四等；反切上字为喻母字（不包括晓匣影），切下字为照系三等，所切字为喻母三、四等。其中以喻母字为切上字的“凭切”，晚期等韵著作称之为“喻下凭切”。“喻下凭切”的内容在《解释歌义》中虽有论及，但未见具体概念，这也是早期等韵门法不同于晚期的地方之一。

9 广通（通广）

“广通”门法在晚期等韵著作中称做“通广”。传统的“通广”是与“侷狭”相对的门法。《切韵指掌图》“辨广通侷狭例”：①

> 所谓广通者，第三等字通及第四等字也。侷狭者，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也。歌曰：支脂真谆萧仙祭，清宵八韵广通义。正齿第二为其韵，唇牙喉下推寻四。歌曰：钟阳蒸鱼登麻尤，之虞齐盐侷狭收。影喻齿头四为韵，却于三上好推求。

《四声等子》“辨广通侷狭例”：②

> 广通者，第三等字通及第四等字。侷狭者，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也。凡唇牙喉下为切，韵逢支脂真谆仙祭清宵八韵及韵逢来日、知照、正齿第三等并依通广门法于第四等本母下求之。如余之切颐，碑招切标字。韵逢东钟阳鱼蒸尤盐侵，韵逢影喻及齿头精等字为韵，并依侷狭门法于本母下三等求之。

① 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宋绍定刻本。

② 《四声全形等子》，见《四库全书》，第238册。

明人袁子让《字学元元》"二十四摄通广侷狭"曰：[1]

> 此通广侷狭门以第四等分之，止臻蟹山效梗六摄四等字多，谓之通广；通遇宕曾假尤咸深八摄四等字少，谓之侷狭，此通广与侷狭之辨也。……总之，通门广门中四等字广，故逢三可通切四，因广得通，通即广也，故总曰通广；侷门狭门中四等字狭，故逢四尤拘切三，因狭乃侷，侷即狭也，故总曰侷狭。

意即一般意义上的"通广"，是指反切上字为唇、牙、喉声母字，如果用支脂真谆仙祭清宵八个韵部的知组、照组、来、日声母三等字为反切下字，则被切字应归四等。所谓"通广"指三、四等字在某种情况下相通，而这种相通又是就四等字而言的，四等字广，"逢三通四"才算"通广"。《解释歌义》尽管未见关于"广通"内涵的详细解释，但在"牙音切字第九门"颂"韵下舒宽顺四亲"的无名氏疏解中有："舒宽者，广通也。"这无疑是就此一门法被冠以"广通"的本义所做的解释。而且从体例上看，《解释歌义》中"广通"与一般意义上的"通广"门法也是一致的。

(1)唇音所见"广通"

《解释歌义》"唇音切字第七门"有一处谈及"广通"。颂曰："凡切直须随等次。"义曰："……又如用帮等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三字，如弭阐免。若遇广通，即切第四字，如弭正切諀是也。"意即反切上字为帮组字，反切下字为照组三等字，按规律，所切字为帮组三等。而如果反切下字为照组中支脂真谆仙祭清宵八韵部的三等字，因是"广通"，所切字应为帮组四等，即逢三切四。

(2)牙音中所见"广通"

《解释歌义》"牙音切字第九门"颂曰："齿中十字俱明二。"义曰："齿中十字者，精清从心邪审穿禅床照也。二者，第二。两解。如用归见溪群疑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四字，如倾雪缺。若遇侷狭，即切第三字，如居悚栱。又用见溪群疑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

---

[1] 转引自李新魁：《汉语等韵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

母下第三字，如驱主㗅。若遇广通，即切第四，如居正切劲也。"颂曰："韵下舒宽顺四亲。"义曰："舒宽者，广通也。顺四亲者，切得第四字为音和也。"意即反切上字为见系字，反切下字为照系三等(此处提到"精清从心邪"是连类而及)，按规律，所切字为见系三等字，但反切下字如果是照系中支脂真谆仙祭清宵八韵部的三等字，因是广通，所切字则为见系四等，如居正切劲。这里无名氏还明确告诉我们"广通"的意思就是"舒宽"。

(3)喉音中所见"广通"

《解释歌义》"喉音切字第十一门"中有一例符合"广通"体例。颂曰："照中二韵切还凭。"义曰："照者，照穿床审禅。二者，第二也。如用喻等中字为切，将照等第二字为韵，即切为凭切，音与切平曰凭切。如薳支为，又悦吹蘤是也。"这里把喻母为反切上字，照系三等字为反切下字，所切字为喻母三等或四等的情况统称为"凭切"，不谓之"通广"，是就声母而言的。关于这一点，下文"七言四韵颂"中"切韵名虽自古流"一句"义"有具体的解释："切韵者，翻音之音，盖以上切下，韵合而翻云，因以为称。曰切之为韵，优劣何分？若切者，谓从唇舌牙齿喉五音之上纽弄，归在何音，揩定不移，故名为切。虽此能切之切，亦从广狭通侷韵上而来，不取此义，而今但取五音属在何音，用将为切。故此二名音韵，谓要切得同音之字，是以先举，只用五音，不求八啭。又云切者，亲也。谓与所切之字同归一母，又是一音，故名为亲也。韵者，顺也。要与阴类相顺，方有所切之字。言类者，声类、等、重轻、开合之类。然此韵上亦乃属于五音之义，今且不取，而但随于广狭、通侷、内外之处以明其韵，盖缘韵是同类之义，谓要切得韵中同类之义字，是以只用广等，不取五音，乃名为韵。"由此可见，等韵门法实际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视被切字与反切上字声类一致与否，其门法名目往往称为"某某切"；一是视被切字与反切下字等第一致与否，其门法名目一般被称为"通广"、"侷狭"、"内外"等。即一种反切体例归于何种门法，实际体现了对于被切字与反切上字、下字之间关系的侧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清人庞大堃《等韵辑略》为什么把"正音凭切、寄韵凭切、振救一半、窠切、喻下凭切、日下凭切、通广侷狭"等七项统统合称为"凭切"了。

当然，对于"通广"门法的设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李新魁《汉语等韵学》认为"是为《切韵》、《广韵》等韵书中的'重纽'字而设的"。并解释说："由于韵书中把有重纽字一类列于三等(唇牙喉音字)，另一类列于三等(知、照组、来、日组字)

和四等(唇牙喉音字),所以这些可以‘相通’的字,属于重纽的同一类字。”[①]基于这种看法,李新魁否定了袁子让等关于“通广”、“侷狭”的定义。通过《解释歌义》我们可知,“通广”门法只是就三等字通及四等字而言的,与《四声等子》、《门法玉钥匙》、《字学元元》的解释有一致性。或许古人所谓的“广通”只是就概念表面而言的,而李新魁则就设立这一门法的语音学意义上的原因做了进一步探究。

10 侷狭

传统等韵学上的“侷狭”门法是与“通广”相对的概念。《四声等子》“辨广通侷狭例”曰:

> 广通者,第三等字通及第四等字。侷狭者,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也。凡唇牙喉下为切,韵逢支脂真谆仙祭清宵八韵及韵逢来日知照正齿第三等,并依通广门法于第四等本母下求之。韵逢东钟阳鱼蒸尤盐侵,韵逢影喻及齿头精等四为韵,并依侷狭门法于本母下三等求之。

《切韵指掌图》“辨广通侷狭例”:[②]

> 所谓广通者,第三等字通及第四等字也。侷狭者,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也。歌曰:支脂真谆萧仙祭,清宵八韵广通义。正齿第二为其韵,唇牙喉下推寻四。歌曰:钟阳蒸鱼登麻尤,之虞齐盐侷狭收。影喻齿头四为韵,却于三上好推求。

一般意义上的“侷狭”是指反切上字为唇牙喉音字,如果反切下字是东钟阳鱼蒸尤盐侵韵部的精组、影喻母的四等字,则被切字应归三等。简言之,四等字狭,逢四拘切为三。《解释歌义》未见关于“侷狭”这一概念的详细解释,但从各个声类的相关体例看,与一般意义上的“侷狭”也是一致的。

(1)唇音所见“侷狭”

“唇音切字第七门”颂曰:“凡切直须随等次。”义曰:“……如用帮等中字为切,

①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 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宋绍定刻本。

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一字，为音和，莫崔切枚是也。又用帮等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四字，如弭箭切面。若遇偈者，即切第三字，如笔悚(懔)稟；狭者，方蟾砭是也。”意即反切上字为帮系字，反切下字为精系四等，按规律应切帮系四等，如弭箭切面。但由于东钟阳鱼蒸尤盐侵韵部的四等字少，遇到这些韵部四等字为反切下字，被切字应为帮系三等，如笔悚(懔)切稟。

这里“偈”与“狭”的区分，按照《门法玉钥匙》的解释是：“偈狭者，亦谓唇牙喉下为切，韵逢东钟阳鱼蒸为偈，尤盐侵麻狭中依。韵逢精等喻下四，偈狭三上莫生疑。”《解释歌义》于“偈”“狭”未予细分。

(2)牙音所见“偈狭”

“牙音切字第九门”颂曰：“齿中十字俱明二。”义曰：“齿中十字者，精清从心邪审穿禅床照也。二者，第二。两解。如用归见溪群疑中字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四字，如倾雪缺。若遇偈狭，即切第三字，如居悚栱。”意即用见系字为反切上字，用精系四等字为反切下字，按一般规律，被切字应为见系四等字，如倾雪切缺。但如果反切下字是精系东钟阳鱼蒸尤盐侵韵部四等字，被切字应为见系三等字，如居悚切栱。

11 内外

传统等韵学上“内外转”门法的涵义，学者众说不一。《切韵指掌图》“辨内外转例”曰：①

> 内转者，取唇舌牙喉四音，更无第二等字，唯齿音方具足。外转者，五音四等都具足。旧图以通止遇果宕流深曾八字括内转六十七韵，江蟹臻山效假咸梗八字括外转一百三十九韵。

《四声等子》“辨内外转例”与《切韵指掌图》内容相同。关于内外转区别的实质，宋元以来众说纷纭。宋祝泌《皇极经世起数诀》主张其区别在于“气出气入”，曰：“有开口而气出，合口而气出成声者谓之外转；有口开、口合而气入成声者谓之

① 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宋绍定刻本。

内转。"清戴震《声韵考》认为区别在于"开合口",曰:"各等又分开口呼合口呼,即外声内声。" 清熊士伯《等切元声》认为照二等字反切下字通及三等者为内转,不通及三等者为外转。罗常培《释内外转》则认为内外转的区别在于主要元音不同:"内转外转当以主要元音之弇侈而分。"针对罗常培关于"内外"区别在于元音的不同,李新魁有不同的见解,认为外转是指具有独立的二等韵,内转则指没有独立的二等韵。《汉语等韵学》第 145 页:"按照这种说法,外转是指具有独立的二等韵(即不是原属三等韵而韵图将它的庄组字列于二等的'假'二等),内转则没有独立的二等韵,即唇舌牙喉等声母字都没有二等字,只有某些齿音庄组声母列于二等的地位,这些字都属于三等韵的一类,只不过是韵图按其声母将它们列于二等而已。" 李新魁的观点源自《四声等子》"辨内外转例",即:"内转者,唇舌牙喉四音更无第二等字,唯齿音方具足。外转者,五音四等都具足。今以深曾止宕果遇流通括内转六十七韵,江山梗假效蟹咸臻括外转一百三十九韵。"按照李新魁的说法,传统等韵学上"内外"门法的设立,是为了区别照二(庄组)做反切下字时,唇舌牙喉的被切字所属等第的。由于江山梗假效蟹咸臻韵部的唇舌牙喉母字有独立的二等韵,被称为外转。当它们与各韵部二等韵俱全的照母字相拼切时,被切字当然为二等字;而由于深曾止宕果遇流通韵部的唇舌牙喉母字没有独立的二等韵,被称为内转。当它们与照母二等字相拼切时,被切字当为三等字。如果说李新魁把内外转大胆地解释为外转指具有独立的二等韵,内转则没有独立的二等韵,只有《四声等子》等少量的证据,论据略显单薄的话,《解释歌义》则为其提供了充分的说明材料。

《解释歌义》涉及"内外转"门法共有四处:

一是"唇音切字第七门",颂曰:"凡切直须随等次。"义曰:"又如用帮等中字为切,用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一字为韵,若是外转切第[二]字,如布删班;内转切第三字,如彼侧切逼是也。"颂曰:"唯于内转二无名。"义曰:"帮等字为切,正齿第一字为韵,如内转字不切第二,故曰二无名。因何不切?有个士庄切床。答:五音只此一对。"

二是"舌音切字第八门"舌头音,颂曰:"正齿两中一韵处。"义曰:"正齿者,审穿禅床照也。两者,两等也。一者,第一。如用归端透定泥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一字为韵,若外转切第二字,如德山切譠;如内转切第三字,如丁醨切知,俱切知等字,为类隔也。"颂曰:"内三外二表玄微。"义曰:"此结上义也。"

三是"牙音切字第九门",颂曰:"照类两中一作韵。"义曰:"照者,照穿床审禅

也。两者,两等也。一者,第一也。如用归见溪群疑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一字为韵,若外转字切第二,如居梢切交;如内转字为韵切第三,如去愁切惆。"[①]颂曰:"内三外二自名分。"义曰:"此结上文。"

四是"喉音切字第十一门",颂曰:"两一之中外转双。"义曰:"两者,两等也。一者,第一。如用晓匣影喻中字为切,将审穿禅床照两等中第一外转为韵,即切第二字,如于山切訮;若是内转字为韵,即切第三字,如王锄于。"颂曰:"若逢内转三无窒。"义曰:"已(以)此一句结上义也。"

统观以上歌义,凡涉及内外门法的反切,大概都是以照穿床审禅五母中二等字为反切下字,以唇舌牙喉组字为反切上字,如是外转,被切字即为二等字;若是内转,被切字为三等字。比如唇音,帮母字为反切上字,照母二等字为反切下字。如是外转,即切帮母二等字,如布删切班;若是内转,即切帮母三等字,如彼侧切逼。由此,我们可以说《解释歌义》"内外"门法涵义与《四声等子》是一致的,而李新魁的论点也是有充分根据的。

12　交互为韵

"交互为韵"是《解释歌义》中齿音切字的一种特殊门法。对于齿头音,是指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都用精系字,被切字的声母和等第应依反切上字而定的反切体例。而对于正齿音,是指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同用照系字,被切字的声母和等第应依反切上字而定的体例。其他韵书对"交互为韵"很少论及,《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交互音"曰:"知照非敷递互通,泥娘穿彻用时同。澄床疑喻相连属,六母交参一处穷。"其所指当与"交互为韵"门法无关。

《解释歌义》首先在"齿音切字第十门""齿头切字例"中有连续六句"颂"谈及"交互为韵":

一是"精清从类自为亲",义曰:"此明齿头五母为切,交互为韵,故曰自为亲也。"

二是"在处应知别立身",义曰:"昔日古师混为四等,智邦今分为两等,故曰:别立身也。"

三是"长子定居高位主",义曰:"长子者,是齿头第一为切,第一为韵,第一为

---

① 按"去愁切"相当于等韵图上的尤韵溪母三等,《韵镜》此位有"丘"字。"惆"未详何字之误。

音。如用归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为韵，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交互为韵，即切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一字。如徂尊存是也。”

四是“小儿常作下行宾”，义曰：“小儿者，第二切，第二交互为韵，第二为音。如用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二为切，将精清从心邪两等中第二字为韵，即切本母下第二字。如子仙切煎是也。”

五是“尊卑品定还依次”，义曰：“尊者，第一。卑者，第二。品者，行第也。用于齿头五母为切为韵为音，但依次尊卑次第为准也。”

六是“相貌形声不辩（辨）真”，义曰：“相貌，相似也。当家为亲，交互为韵，难辩（辨）的真之理也。”

从以上歌义可知，涉及齿头音的“交互为韵”门法是指反切上、下字同用精系字，而被切字应属精系，等第与反切上字一致的反切。

其次，“齿音切字第十门”“正齿音切字例”有连续四句“颂”谈及“交互为韵”：

一是“切韵两中一得一”，义曰：“此明正齿五母为韵为音也。第一者，第一为韵，第一为音。如用归正齿第一字为切，将照等中字第一字交互为韵，即切照等中第一字。如士庄切床是也。”

二是“切单韵二一方成”，义曰：“第一为切，第二为韵，第一为音也。如锄针切岑。如用归照等中第一字为切，将照等中第二字交互为韵，即切照等中第一字也。”

三是“切双韵只还呼一”，义曰：“第二为切，第一为韵，第一为音也。如用照等中第二字为切，将照等中第一字交互为韵，即切照等中第二字，如充山切狦。”

四是“切韵俱双见二名”，义曰：“第二为切，第二为韵，第二为音也。如用照等第二字为切，将照等第二字交互为韵，即切照等第二字。如式脂尸，昌垂吹是也。”

从上述歌义可知，涉及正齿音的“交互为韵”门法是指反切上、下字同为照系字，被切字的声类和等第应依反切上字而定的反切。反切上字为照系二等，不管反切下字是照系二等还是三等，被切字为照系二等；反切上字为照系三等，不管切下字是照系二等还是三等，被切字为照系三等。

“交互为韵”门法虽然未见于其他等韵门法著作，不过，真空门法里有“三二精照寄正音和”，据李新魁考证是为《广韵》山韵“狦”字所立的特殊门法。[1] 真空门法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详考，但通过《解释歌义》我们可知，“交互为韵”实际蕴含了

①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三二精照寄正音和”，而且把“充山切獐”作为例证，说明反切上字为照系三等，切下字为照系二等，被切字为照系三等的反切。明确说“獐”属照三，这可能反映了《指玄论》与《广韵》反切归等的不同。

综上所述，《解释歌义》所见等韵门法，虽然共有 12 个名目，实际上却包含了历代等韵门法的绝大部分。晚期等韵门法名目兼容在《解释歌义》当中，只是个别名目后世或分立或合并。如晚期等韵门法把“喻下凭切”从“凭切”中单立出来；正齿音的“凭切”和“寄韵”晚期等韵著作单立为“寄韵凭切”；“窠切”和“能切”晚期并立为“窠切”一门等。可以说，《解释歌义》所代表的早期等韵门法与晚期门法尽管名目上有些差别，但实际已具有所有门法的体例。由此我们可推知，元明清的等韵门法著作与这部早期等韵著作是一脉相承的。

(五)《解释歌义》与《广韵》反切之比较

《解释歌义》共出现 67 组反切例证，这些反切例证当采自智邦《指玄论》或王忍公《四声等第图》。其中全部例子中有三分之一与《广韵》不同。《广韵》制反切为汉字标音，虽然有袭古的成分，但为使人在拼读时一目了然，对古今语音变化较大的地方还是制定了新的反切。把《解释歌义》中反切例证与《广韵》相对比，差别最大的是《解释歌义》采用了很多“类隔”例子，即反切上字与被切字所属声类不同。这些被称为“类隔”的反切在《广韵》中有所改变，大致采用了与被切字声类一致的反切上字。具体有：德山切譠（《广韵》陟山切），丁酾切知（《广韵》陟离切），得章切张（《广韵》陟良切），女沟切羺（《广韵》奴钩切），澄丁切庭（《广韵》特丁切），娘尊切黁（《广韵》奴昆切），驰草切道（《广韵》徒皓切）等。这使得我们猜想《指玄论》的撰写时间早于《广韵》，它所依据的韵书是有别于《广韵》，分韵为 207 韵的其他韵书。我们把《解释歌义》与《广韵》反切对比如下：

被切字	《解释歌义》	《广韵》
枚	莫崔切	莫杯切
面	弭箭切	弭箭切
禀	笔悚切	笔锦切
砭	方蟾切	符廉切
班	布删切	布还切

逼	彼侧切	彼侧切
免	弭阐切	亡辨切
詺	弭正切	弥正切
床	士庄切	士庄切
东	德红切	德红切
椿	都江切	都江切
貯	丁吕切	丁吕切
战	丁兼切	丁兼切
冬	都宗切	都宗切
地	徒四切	徒四切
讀	陟山切或德山切	陟山切
知	丁酾切	陟离切
张	得章切	陟良切
嘲	陟交切	陟交切
猪	陟鱼切或陟输切	陟鱼切
羺	女沟切	奴钩切
庭	澄丁切	特丁切
磨	娘尊切	奴昆切
道	驰草切	徒皓切
巐	丑小切	丑小切
鏑	竹益切	竹益切
脡	丑延切	丑延切
交	居梢切	古肴切
惆	去愁切	
缺	倾雪切	倾雪切
栱	居悚切	居悚切
齲	驱主切	驱雨切
劲	居正切	居正切
钻	借官切	巨淹切
戲	昨闲切	昨闲切
胥	相居切	相居切

选	息绢切	思绢切或息绢切
覧	子监切	子鉴切
慈	疾之切	疾之切
存	徂尊切	徂尊切
煎	子仙切	将仙切
鲰	士诟切	士后切
删	所奸切	所奸切
愁	士尤切	士尤切
雠	市流切	市流切
犭旬	崇玄切	崇玄切
掺(幓?)	山幽切	所咸切
聚	侧沟切	除柳切
岑	锄针切	锄针切
痓	充自切	充自切
狦	充山切	充山切
尸	式脂切	式之切
吹	昌垂切	尺伪切
肹	与改切	与改切
碞	五咸切	五咸切
盐	余廉切	余廉切
酉	与久切	与久切
幼	余救切	伊谬切
育	余六切	余六切
养	余两切	余两切
营	余倾切	余倾切
佁	夷在切	夷在切
演	以浅切	以浅切
于	王鉏切	羽俱切
为	薳支切	薳支切
訮	于山切	五闲切
蒨	悦吹切	悦吹切

四　《解释歌义》原文



A6/1

解釋謌義壹畓

解釋謌義壹畓

幫帛非互用稍難明　義曰幫帛

者是幫帛滂並明非者是夫非敷

奉微互用者是切脚之名唇音

下有三名切字一名吳楚二名類

隔三名互用稍難明者謂末

達取理謂之是稍難明也

爲偈諸師两重輕　義曰爲

者有深奧之理即是人多暗昧

難明偈者是偈短長其偈敎

有其隘則諸師者即是古師

自指陸法言孫愐劉臻魏

渊裴顏蕭該太子若彦道

衡已上有八即人是刑集敎本

A6/2

之人致得兩重輕形口成重合
口成輕故曰是兩重輕也
信彼理特宗有失　義信曰彼
者此也宗者大中也失者錯也若此
時人只用此兩重輕務源大有
於失錯也　符今教處事差傾
義曰符者危也做也今者資人
達之指玄謂論之是今教者
指教也處者是處理也傾者是傾差
也儒中有事但依智當指教處
理必差傾差也
前三教上分封帛體　義曰前三
者是重中重務封帛體者是
幫帛旁並明母中字在前三教

Ab/13

所收於平声五十九韻并上去入声
共有二百七韻在於二百七韻之中
分一百七十四韻故名前三韻如用帰
寸中字為切用前三為韻即切本
母下字為音和還復用封帰寸中
字為切用後一音為韻即切非
寸中字為互用也

後一音中立奉形　義曰後一音
者是輕中輕韻立奉形者是非
敷奉微母中字在於後一韻中所
收於平声五十九韻并上去入声共有
二百七韻在於二百七韻中分三十三
輕韻故名後一音如用非寸
中字為切用後一音為韻即切

A6/4

本母下字為音和復用非廿
中字為切將前三類為類即
切韻弟廿中字為互用也
凡切直須隨廿次　義曰前明
四廿用分輕重今將齒頭正齒
為類之時但隨廿次辯之必無
差矣如用韻弟廿中字為切將.

精清從心邪兩廿中弟一字為
類即切本母下弟一字為音和
莫崔切枚是也又用韻弟廿中字
為切將精清從心邪兩廿中弟
三字為類即切本母下弟四字
如循箭切面若遇傍者即切弟
三字如筆悚粟狭者方發破

A6/5

是也　又如用精第廿中字為切用
審穿禪床照兩廿中第一字為
數若是外轉切第字如布删班
内轉切第三字如彼側切逼是也
又如用精第廿中字為切將審穿禪
床照兩廿中第二字數為即切卆
毋下第三字如殞闌免若遇廣
通即切第四字如殞正切鄒是也
唯於内轉三等名　義曰精第廿字
為切正齒第一字為數如内轉
字不切第二故曰二名乚差因何不切
有个士莊切床吞五多只此對
舌音日切切第字八門　舌餘
此舌音第八者總標也以次於

A6/6

A6/7

都洋字呂之類屬也緣都字是舌
頭字切得樁字是舌上三字俱
是舌音故曰類也又都字是
弟一字江字是三ㄴ弟字故名隱
於四最四同弟四　義曰四者弟四
為切也又四者弟四為數也又四者弟
四為音如用歸端透定泥中字
弟四字為切將四寸中弟四字為
數即切本母下弟四字為音
和丁魚切成是也達人視此理
若違此句結上文也
齒頭寸ㄴ兩成其數　義曰齒
頭者精清從心邪也兩寸中
弟壹弟二也如用歸端透定

A6/8

泥中字為切將精清從心邪
西寸中弟一弟二字俱為發並切
太母下字為音和知都之宗
徒四切地故曰並切音和故莫疑
此句結上義也
正齒兩中髮處　義曰正齒
者審穿禪床照也西者兩

寸也一者弟一如用帰端透定泥
此字為切將審穿禪床照兩寸
中弟一字為發名外轉切弟二字
如德山切譚知丙轉切弟二字如
丁豳切知俱切知寸字為類隔
也故曰內三外二表玄微此結上義
更將照寸二為發　義曰照

Ab/9

音照穿床審禪二音第五也如
用昭端透定泥中字為切將
審穿禪床照兩寸中第二寸字
為數之即切知寸字中為類隔
如得章切張也故曰類隔名中
但切之此義結上文句也
舌上音日切字　頌曰

知徹澄娘要切踨　義曰以知徹
澄娘四母下為切也
罡三上定歸和　義曰四者四寸三者
第三也二者第二也如用歸知徹
澄娘求中字為切將四寸中第三
如陟交嘲第三字為即數本母下
字為音和如陟魚豬是也

A6/10

舌將頭尾為其數 義曰頭者第一
尾者第四也如用端知徹澄娘寸中
第一字為切將四寸中第一第四字為數
即切端寸中字為類隔如頭者女
溝孃尾者澄丁庭故曰類隔
串末舌端訛也此結上義也
齒頭兩一還同類 義曰齒頭者
精清從心邪也兩者兩寸也一者第
一如用歸知徹澄娘寸中字為切
將精清從心邪兩寸中第一字為
數即切端寸字為類隔如娘尊
切磨音馳草切道是也
兩二須歸本位窠 義曰兩者
兩寸也二者第二也如用歸知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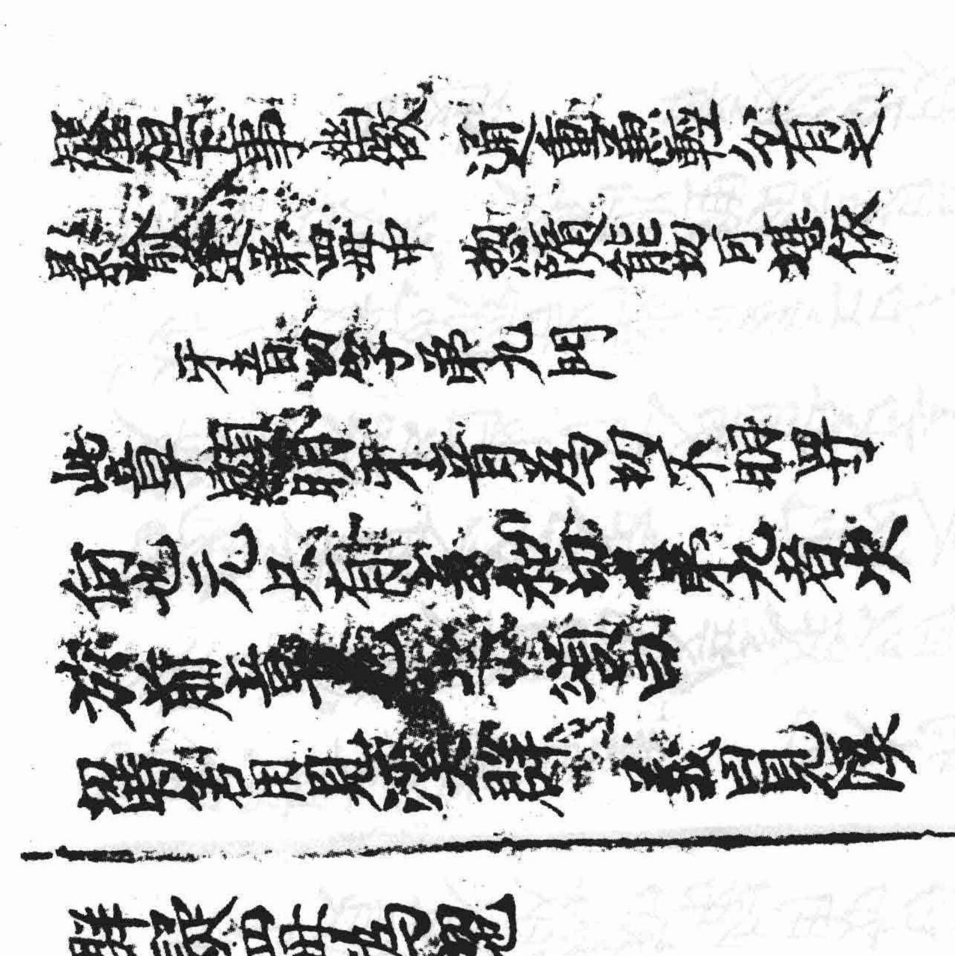
澄娘寸中字為切將精清從心邪
兩寸中弟二字為韻即切本毋下
字為音和和母小切齒是也
正齒隻雙而作韻　義曰正齒
者審穿禪床照也隻者弟一雙
者弟二如照弟知徹澄娘寸中
字為切將照穿床審禪兩

寺中弟一弟二字俱為韻即為
憑切如云者陟山讒二音陟輸
切豬是也故曰但憑切腳下施宴
此句結上文也　已此舌音解畢未
盡其理前文言四寸中弟四字為
韻之時成於類隔今將四寸中㝡
喻前母下弟四字為韻即成於能

Ab/12

切故列後音　頌曰
舌音爲切理幽微　義曰舌音
者舌上多也幽者深也微者妙也
爲舌音更有幽玄深奧微
妙之切也　定字之因悉曉知
義曰以定度此因依悉皆曉
知時人也　唯有參逢影喻皿

義曰如用帰知徹澄娘寸中
字爲切將影喻母下第四字爲
韻即切本母下字爲能切不以
爲類隔如竹益鑰田延脠故
曰音和但切切生疑此句假作多和
之切謂古師晦昧不達所能切今習
當解釋分剖玄奧之理也　頌曰



A6/14

床審禪也兩者兩寸也一者弟四·
如用歸見溪群疑中字為切將
審穿禪床照兩寸中弟一字為韻
弟外轉字切弟二如居梢切交
如智內轉字為韻切弟三如去愁
切惆故曰內三外二自名分然上文
齒中十字具明二 義曰齒中
十字者精清從心邪審穿禪床
照也二者弟二兩解 如用歸見溪
群疑中字為切將精清從心邪
兩寸中弟二字為韻即切本葉
弟四字如須韻若遇侶俟郎
切弟三字如居㤥拱又用見溪
群疑中字為切將精清從心

審穿禪床照兩艸中第三字為
数即如大母下第三字如駈主齲
若遇廣通即切第四如居正切勁也
數下舒寬順四親　義曰舒寬
者廣通也順四親者切得第四字
為音和也　鄰新引文声促
義曰是偏狹數也

第三切出即為真　義曰得第
三字為音和是也

齒音切字第十門

此明齒音凡於有二音齒頭正
齒先明齒者頭第十者以及於
前篇也　頌曰
頭將四内一為歎　義曰頭者是

A6/16

義曰此互用即著於數照寸第
一四寸第二字為數俱成互用也
已前得候須歸信　義曰已者
止也已上於前章候者性候也
前章已得性候人皆歸於有
信也　又頌曰
精清從類自為親　義曰此明

齒頭五母為切交互為數故曰
自為親也　在處應知別音
義曰昔日古師混為四寸智皆令
分為兩寸故曰别立身也
長子是居高位主　義曰長子者
是齒頭第一為切第一為數第
一為多如用歸精清從心邪西

Ab/22

清從心邪也兩者兩寸也一者弟一如
用帰照穿寸中字為切將精清從
心邪兩寸中弟一字為敎即切精寸中
字為互用也如觓滿果是也
兩中二復為凴悳切　義曰兩者兩
寸也二者二弟也如用帰照寸中字
為切將精寸中弟二字為敎即
為凴悳切如充自切痊是也
互用幽深以次明　義曰互用者是
古類隔也此切幽深智遂以逐敎明也
切敎兩中一得一　義曰此明正齒五毋
為敎為爹也弟一者弟一為敎弟一為
爹如用帰正齒弟一字為切將照
等中字弟一字交互為敎即切照

寸中弟一字如士莊切床是也
切單韻二方成　義曰弟二爲切弟一
爲韻弟一爲母也如鋤針切岑字如用
歸照等中弟一爲字切將照等中
弟二字交互爲韻即切照等中弟一
字也　切隻韻隻還呼一
義曰弟二爲切弟一爲韻弟一爲竜
如用照寸中弟二字爲切將照等中
弟一字交互爲韻即切照等中
弟二字如元山切攛是也
切韻俱雙見二名　義曰弟二爲切
弟二爲韻弟二爲母也如用照寸弟
二字爲切將照等弟二字交互爲
韻即切照寸弟二字如式脂尸昌

四雙隨韻必委失　義曰四署者卅
也雙者第二隨韻者切得第二也
如用曉匣影喻中字為切將四廿中
第二字為韻即切第二字為委知（藏呂）
第三四遇四中三　義曰三四者第三第
四為切四署四廿三者第三如用曉匣
影喻中第三第四為切將四等
中第三字為韻即為憑切如廉
余鹽與久酉余救幼余六育余兩
養良已五對改曰憑切自然分體質
已此句結上文也　切韻四時見四名
義曰切与韻多俱為第四也如用曉
匣影喻中第四字為切將四廿中
第四字為韻即切第四為和多

A6/26

斫若是内轉字為數即切弟
三字如王鉏于故曰弟逢内轉
三暴窒也已此句結上義也
照中二數切遞憑 義曰照者照
穿床審禪二者弟二也如用偷前寸
中字為切將照寸弟二字為數
即切為憑切音与切平曰憑切如
遶支為又恍吹脣是也
自古難明今義出 義曰自古者
即先師也不曉曰難明也指玄曰
今詳論義曰自唐已來未見
其義所出斯論其哉美矣
已上明喉音中歸偷字為切也實
謂理通玄奧妙絕古今自來

Ab/28

A6/30

以神藥封之得活故來報恩以明
珠贈与先生侯得珠將進上楚
王王夜中安於殿上見光明号為
隨侯之珠也紕繆者喻如錦絲
精絲夫除縕袍之紕繆也
七言四韻頌曰
切韻名雖自古流 義曰切韻者
韻音之音蓋以上切下韻合而韻
言曰以爲翻回切之與韻優劣何
分若切者謂從唇舌牙齒喉
五音之上紐弄歸在何音指定不
移故名爲切雖此能切之切亦從
廣狹通偏韻上而來不取義此
而今但取五音屬在何音用將

A6/32

為切故此二名音韻謂要切得同
音之字是以先舉 又用五音不求
入轉 又云切者親也謂與所切之字
同歸母又是一音故名為親也
韻者順也要與陰類相順方有
所切之字言類者声類等重輕
天合之類然此韻上亦乃屬於五
音之義今且不取而但隨於廣狹通
偈內外之處以明其韻蓋緣韻是同
類之義謂要切得韻中同類之義
字是以只用廣寸不取五音乃名
為韻 又云切屬律同母表陰韻
屬呂同父表陽即是父母陰陽
和合之時方有字有所切之字

月君措決參差後　義曰智公指決
刊定參差不文自文義也
的當塵毛義始同義曰此寸義如
塵之微如毛之細方始的准中當而
復周備矣　入數八行王氏括
義曰王氏者其人姓王名氏字忍公
將入声六十四字以攝入声此是六十四字
者但是入声括晦兌實有形者三十五
數四字重輕攝之為八行共是六十四声
不必一一有字言其數珍寶者假者
不用如世間珍寶甚可仰重故此為
釋庶者衆也異也言悉公異衆衆英賢
讚誦無以窮極我今一人歌謠吟詠
豈能盡盍矣　平声六智家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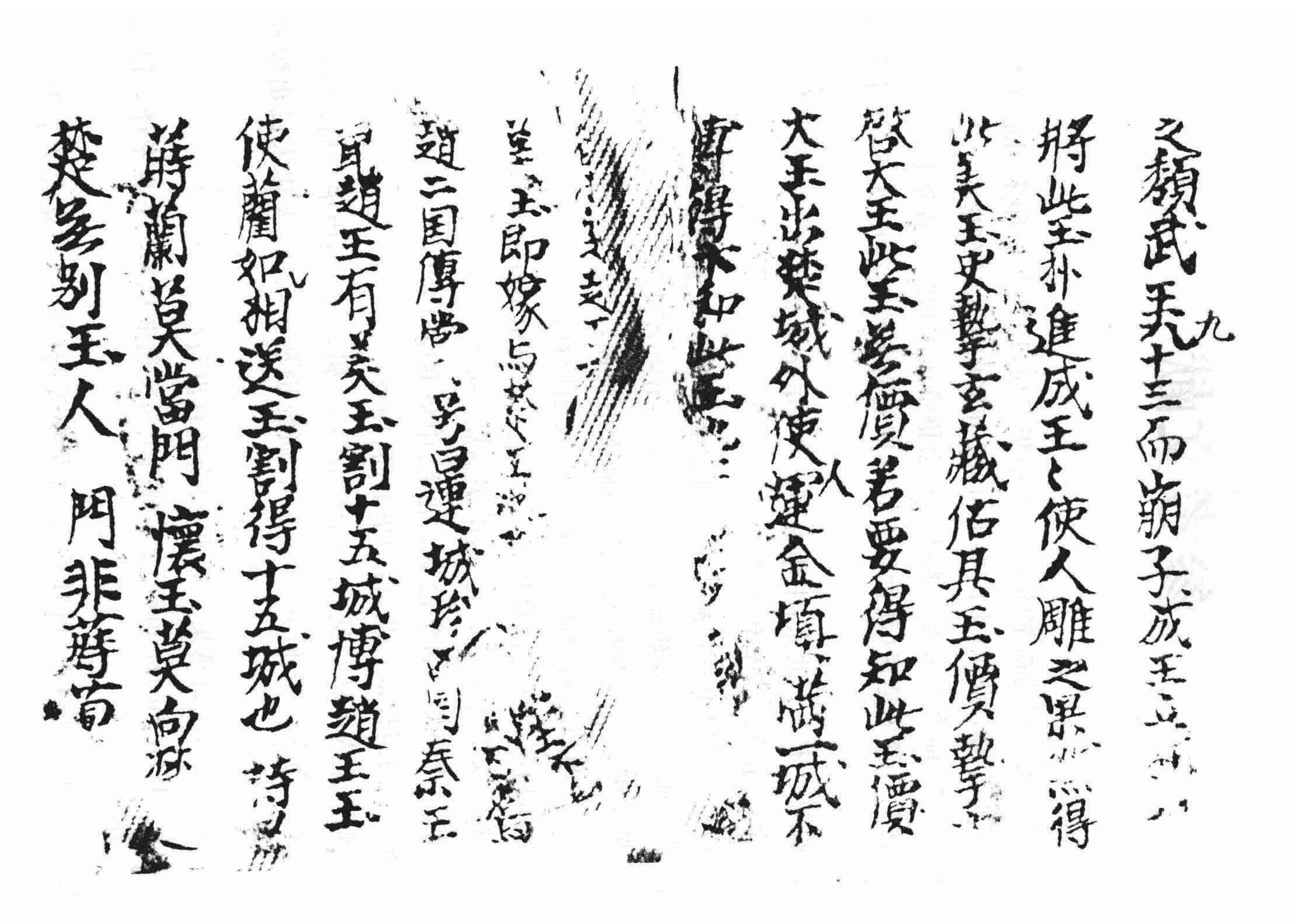
A6/35

A6/36

也幽者奥也深也微者妙也未猶
不也其数深奥微妙不見謂之是
未精　遣余陳義定宗爭
義曰遣者皆隨麦数而已余
者我也陳者是陳其義也定
者以定度因衣也宗者大也爭
者相爭也忍公問米皆隨麦数
已而定度因衣根共奔習公定宗爭
音和返效予方立　義曰忍公問九魚
是何切　答曰是音和切又曰音和
自吴盈縮何者名盈何者名縮何
者名陰何者名陽何者名律何
者名吕何者名父何者名母
類隔分三品始成　義曰忍公問丁

A6/37

A6/40



之嬴武王十三命朝子成王[illegible]
將此玉朴進成王，王使人雕之果然得
此美玉，又擊玄藏佑具玉價擊[illegible]
啓大王此玉甚價，若要得知此玉價
大王出楚城外使人運金填滿城不
得得知此玉[illegible]
[illegible]
至玉即嫁与[illegible]
趙二国傳世，另運城[illegible]同秦王
見趙王有美玉割十五城博趙王玉
使藺相如送玉割得十五城也 詩[illegible]
藺相莫當門 懷玉莫向[illegible]
楚多別玉人 門非藺旨

A6/41

参考文献

1.(宋)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宋绍定刻本

2.(宋)宋本广韵．北京:中国书店,1982 年影印张氏泽存堂本

3.(宋)(衢本)郡斋读书志．光绪六年会稽章氏重刊艺芸书舍本

4.(宋)沈括．梦溪笔谈(新世纪万有文库刘尚荣校点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5.(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标点本

6. 四声全形等子．四库全书,第 238 册

7.(元)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四库全书,第 238 册

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

9. 曹述敬主编．音韵学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10.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11. 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2.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 李新魁．李新魁语言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4

14. 李新魁．韵镜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 李新魁．论内外转．见:音韵学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李新魁．等韵门法研究．见:语言研究论丛．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17. 鲁国尧．鲁国尧自选集．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18. 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19. 聂鸿音．黑水城抄本《解释歌义》和早期等韵门法．宁夏大学学报,1997(4)

20. 聂鸿音．西夏黑水城出土韵书残页考．见:宋德金等编．辽金西夏史研

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21. 聂鸿音．俄藏宋刻《广韵》残本述略．中国语文,1998(2)

22. P. Pelliot, Les documents chinois trouves par la mission Kozlov a Khara-khoto, *Journal Asiatique*, série 23, Mai—Juin, 1914, pp. 503～518

23. 沈兼士．广韵声系．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 赵荫棠．等韵源流．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25.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音韵学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

26. 周祖谟．汉语音韵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后　记

“反切之学”——等韵学在明清时期即已被称为绝学。清代音韵学家李汝珍在《镜花缘》里，曾借黑齿国紫衣女子之口，说道：“昔人有言：每每士大夫论及反切，便瞪目无语，莫不视为绝学。”这也是现代治此学问者寥若晨星的原因之一。

屈指算来，从学习音韵学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个年头，接触《解释歌义》也已经十来年了。这期间虽然世事沧桑变幻，我看到和经历了许多改弦更张之事，又尝试涉猎另外一个领域，但把《解释歌义》中蕴涵的精深义理介绍给同行的想法却始终没有变。现在这本小书终于付梓出版，倍感欣慰的同时又徒增了几许惶惑。本来以一己之力很难问鼎这门高深的学问，所幸有恩师聂鸿音先生时时督责指导。此书临近出版，他又在百忙中作序提携，这使我想到了老师母校北师大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老师是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

此书的出版，杨富学兄费了不少心力。或许是多年研习佛学的缘故，富学兄与人交往总会表现出与人为善的大智慧，是一个时时能让人感动的人。

此外还要感谢甘肃文化出版社的朋友，出版这样冷僻的书是要承受精神方面压力的。

孙伯君

2004 年 11 月



责任编辑 车满宝
封面设计 易 生







ISBN 7-80608-962-4



9 787806 089620 >

ISBN 7-80608-962-4
定价:18.00元